三家詩拾遺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三家詩拾遺十卷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尚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掊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輯爲詩考三卷然創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掇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

之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卽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誚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云云並不錄其賦語蒐采亦間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於三家亦

均有採掇論其賅備亦尚不及是編也

自序

魯齊燕韓詩在漢最爲早出後爲毛公所掩遂至亡佚歷唐宋至今未有舉其遺說而述之者嘗疑三家師承至遠其弟子如孔安國匡衡王吉諸人皆當世名儒申公之師浮邱伯與毛本出一家何至相懸如是因集三家之說散見于經傳子史之引用者反覆推覽多與禮記周官左國不合而毛獨條條可復此毛之所以得掩前人者然三家之說令人欣然頤解者固觸目皆是也經師專己守殘昌黎深嫉其弊今之學者視漢唐注疏若可覆瓿不知注疏未可廢也義理求而日出古注亦探而彌新漢唐縱有缺敗其可傳者自在豈可任其散佚而不爲之收拾哉嗟乎詩自朱傳之出即毛傳尚

東之高閣何論三家然集傳每取匡劉韓子之說以糾毛傳之失矣非其說之原有可信者在歟今使三家之書與毛俱存則朱子之駁三家者當甚于毛唯僅存一二見其有裨于經而採之彌覺其可重然則三家之說之是者固當信從其非者亦不妨任其兩存也余因毛鄭箋傳之不行于世而有感于三家之亡于是就深寧王氏之詩攷更爲蒐補稍爲推論其得失附以古文考異及逸詩一卷名之曰拾遺將以問諸好古之士乾隆庚辰四月長至後十日會稽范家相自序

凡例

一三家詩魯最先出齊次之韓又次之故所錄遺說以魯齊韓爲次間有補人則錯次錄之

一經文所標俱從毛詩不列其義但錄三家遺說殘章片語俱加輯錄仍疏其得失于後

一三家文字異者與經書子史所引古文奇字統爲一卷列之於首以廣見聞其三家文字既異仍別有意義者重錄於各章各句之下書曰某作某然後可覽其說焉其文字異而義同者不重出

一古逸詩或爲孔筆所刪或刪後之詩皆見經傳子史之引述三家如雨無正鼓鐘般諸篇句有逸出毛詩者皆

當輯錄故統爲一卷次於文字考異後

一三家齊詩存者絕少魯訓故傳亦復無多唯韓詩亡於北宋所存頗見一斑凡所輯錄必注明出於何書

一魯之孔安國劉向齊之匡衡翼奉韓之王吉諸人皆傳一家之學無所出入其董江都賈長沙班孟堅諸說未知的出何家者則但標其名鄭司農少受韓詩兼通齊魯後乃箋毛今本所自言出於何家之說分別書之

一韓詩外傳雖皆引詩証事亦時見本義間有節錄

一三家訓故傳說遺文悉錄原文不遺一字其他各家所引述非有裨於經義者不錄

一是編本王氏詩考更加蒐補刪正以成書掛漏錯失在

所難免博雅之士聊以爲津筏可也其本論則具載詩

瀋中矣

三家詩源流

三家總記

漢書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曰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按韓詩內傳太平御覽尚引其文劉安世以爲少時嘗讀韓詩是內傳之亡當在北宋之末今所存者外傳十卷而

已

魯詩傳授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按原本此下有傳字依漢書刪

漢書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太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碭

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郯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按魯詩與韋賢同時者有韋氏學後漢武榮治韋氏章句有武氏學不可悉載

陸德明曰申公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藝文志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内史周霸城陽内史夏寬東海太

守魯賜長沙内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内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

漢藝文志魯說二十八卷魯故二十五卷

齊詩傳授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斿君穎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陸德明曰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方元亦傳齊詩

漢藝文志齊詩傳二十九卷荀悅漢紀云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按漢藝文志無此書后氏蒼齊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按漢書志作記

韓詩傳授

漢書曰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有王食長孫之學

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新唐書漢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隋唐志十卷韓說四十一卷○按原本作詩說依漢書藝文志改

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

伏生尚書大傳時或引詩伏本魯人與申公先後同時是魯詩家伏湛治魯詩見本傳

淮南子鴻烈解集衆手成書其說詩不一然家世魯詩也亦爲魯詩

賈誼新書說詩與魯詩合即騶虞可見矣劉歆曰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生雜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立博士在漢之儒惟賈生而已

董仲舒春秋繁露及本集說棫樸雲漢及白牡騂剛諸詩與毛詩不同是時三家早出蓋三家說也

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問故孔安國魯申公弟子

劉向列女傳曾南豐譏其說詩多乖異不知向家世魯詩也說苑新序亦然向子歆好春秋左傳及毛詩其與毛異者皆魯詩

班固白虎通多引韓詩內傳亦時述魯詩漢書亦然蓋三家詩俱有之

揚雄法言商頌閟宮之說乖異大抵亦出三家

蔡邕書魯詩石經其琴操亦多魯說唯獨斷載三頌之序俱同毛公朱氏經義考疑是魯序與毛同者

鄭康成未箋毛傳時其注三禮多用魯詩兼出齊韓見鄭志荅張逸及鄭駁異義

王肅崔靈恩皆毛詩家其注亦時出三家說

三家詩拾遺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會稽范家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文字考異

孔穎達曰毛詩文字異者動以數百蓋言人人殊矣王厚齋詩攷集經傳子史及說文爾雅所引與毛詩字句殊別者并入三家詩說中雖極該博頗無倫次因重爲蒐輯補所未備別爲一卷用廣學者之見聞其如于之與於維之與惟歎之與射古字本通者雖異弗錄

國風

關雎在河之州說文　君子好仇爾雅注　參差莕菜說文　槮差說文　展轉

反則楚辭章句

葛覃葛蕈　是艾是濩並釋文

卷耳我馬瘏頹說文　虺積爾雅　我乃酌彼金罍說文　金䍡漢書注　陟彼岨兗說文　確矣釋文　云何盱矣爾雅注

南有樛木朻木韓詩釋文　葛藟虆之楚詞章句　縈之說文　縈之釋文

螽斯辞辞兮說文

桃夭枖枖一作妖說文　其葉溱溱通典

芣苢芣苡　薄言擷之並釋文

南有喬木橋木釋文　江之漾矣韓詩外傳義引○按外傳無此文惟文選注引薛君曰漾長也義亦正與毛同　羕矣說文長也

汝墳汝坆後漢書引韓詩　愵如調飢釋文　惄如輖飢惄一作愵釋文　朝飢韓詩

魴魚赬尾釋文後漢書作頳尾　王室如焜說文

麟止麟之題爾雅注頟也

草蟲蟲螽爾雅遭止漢書注

采蘋采萍釋文采藻說文于以鬺之漢書師古注烹也

甘棠召伯所废說文召伯所揭　勿劉勿扒召伯所稅並釋文○按釋文不言拜或作扒惟廣韻引詩有勿剪勿扒之語范氏蓋兼取之　蔽芾韓外傳　弗髴漢書

行露何以穿我屋釋文

羔羊五它釋文逶迤釋文禕隋韓內傳漢衡方碑同　隸釋

小星抱衾與幬爾雅

江有汜江有洍說文

野有死麕死麏又作麇並釋文

何彼襛矣何彼茙矣釋文

騶虞騶吾劉芳義疏

柏舟威儀逮逮禮文不可算也絶文論　晤辟有摽說文辟又作擘一作寤擗擗義

異胡戴而微釋文

日月報我不術文選注

終風願言則疐釋文呂氏作壹　𡔷𡔷其陰韓詩

擊鼓擊鼓其鼜　死生挈濶並說文○按說文無死生挈濶之語惟釋文云契本亦作挈

于嗟夐兮韓詩

凱風睍睆黃鳥太平御覽

雄雉遙遙我思說苑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左傳

匏有苦葉深則砅說文履石渡水也　雝雝鳴鳱說文鹽鐵論作雁雝　旰日始

旦易釋文姚氏引詩

谷風采葑　涇以渭濁釋文　我今不閱　扶服救之禮記　育鞫釋文

密勿同心文選注俛俛也　無以下禮外傳　旣詒我勩爾雅○按原本勩作肄與今本同又於上文別出伊予來勩一句注云爾雅皆傳寫之誤也今依釋文刪正

式微中路列女傳

旄丘留離之子又作鶹離爾雅注

簡兮山有榛釋文　碩人扈扈韓詩釋文美貌

泉水䀣彼泉水說文直視也韓詩作祕一作泌○按今說文作泌惟釋文引說文作䀣　飲餞于

坭釋文

北門室人交徧讁我釋文　亦已焉哉韓詩外傳

北風其虛其徐爾雅

靜女靜女其姣又作袾好也說文僾而不見說文得此䵳鼀並說文

新臺新臺有玼齊詩作有玼韓作有漼○按韓詩作漼者乃下章新臺有洒句

二子乘舟中心洋洋爾雅○按原本誤注說文今依詩攷改正

柏舟优彼兩髳髳亦作髮优亦作紞並說文實維我直韓詩

牆有茨牆有薺說文中冓漢書不可揚也韓詩

君子偕老褘褘它它爾雅釋文㐱髮說文不屑鬄也周禮注玉之瑱兮說文是褻袢也邦之媛兮並說文媛兮釋文作援也

鶉之奔奔奔賁賁左傳姜姜禮記人而無良韓外傳

定騋牝驪牝說文

相鼠何不遄死史記

載馳大夫跋涉儀禮疏　言采其莔說文繫傳　許人訧之釋文

淇奧淇澳　菉竹大學　菉薄韓詩　喧兮　有斐　諠兮俱大學　有邲

君子韓詩　赫兮愃兮　琇瑩　⿰骨會弁俱說文

碩人絅衣列女傳○按原本誤注說苑今改正　褧衣說文　衣錦尚絅中庸　尚褧儀禮○按儀禮無此文惟士昏禮云姆加景乃驅與碩人詩無涉鄭注亦不引詩范氏誤　尚顈尚書大傳　罩公白虎通

瓠棲爾雅注　頱首蛾眉說文　翟蔽以朝周禮注　北流活活說文　施

罛濊濊說文　泧泧說文　鮁鮁說文

岷敦丘爾雅如覆敦者注　波涕漣漣楚辭章句　履無咎言禮記注　漸車幃裳

儀禮文　信誓悬悬說文

竹竿淇水滺滺釋文

芄蘭芄蘭之枝說文　童子佩觿周禮注○按原本正文作雖則佩觿今依周禮眡祲注改正

垂帶悸兮　能不我狎並韓詩

河廣曾不容舠說文

伯兮安得藼草說文　蕿草爾雅釋文

黍離彼黍穲穲說文　中心愮愮爾雅

君子于役雞棲于時羣經音辨

君子陽陽左執翿說文

中谷灘其乾矣說文　惙其泣矣韓詩

兎爰雉離于罦說文　尚寐無訛釋文

大車啍啍廣韻　毳衣如繝一作罽　毳衣如𣰆說文

大叔于田兩驂如儛家語　火列具舉文選注　膻裼說文

清人左旋右搯說文　二矛重鷸韓詩

遵大路無我𢽍兮 說文

同車舜華 說文 佩玉鏘鏘 楚詞章句

東門有靖家室 韓詩 有靜家室 太平御覽 藝文類聚

風雨風雨湝湝 說文

子衿子衿 石經 𡘻兮達兮 說文𡘻他末反不相遇也 子寧不詒音 韓詩

蔓草清揚畹兮 玉篇 韓詩作青陽

溱洧溍與洧 說文 方洹洹兮 韓詩 方灌灌兮 秉菅 恂盱且樂 並漢書 洵盱 韓詩○按釋文云洵訏韓詩作恂盱本書卷五亦云洵韓作恂是漢書所引即韓詩也此條誤甚當刪

還子之嫙兮 韓詩 嘗兮 齊詩 遭我乎猺之間兮 水經注一本作嶩 齊詩 嶩 並𩨒從兩豜兮 說文○按說文豕部引作並驅从兩豣兮釋文云驅本又作駈范氏盖兼取之 婘兮

韓詩

南山橫由其畝 韓詩

甫田維莠喬喬 法言 婉兮嫋兮 說文

盧令盧泠泠 韓詩 獜獜 說文

敝笱其魚遺遺 韓詩

載驅簟第朱鞹 ○按釋文無此文惟玉篇引作簟第朱䩙 齊子旦夕 ○按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明發爲旦非韓詩正文作旦也范氏誤引 垂轡濔濔 並釋文

猗嗟猗嗟頎兮 集韻 四矢變兮 舞則纂兮 並韓詩

葛屨攕攕女手 說文作纖纖 韓 宛如左僻 說文 好人媞媞 楚詞章句 是以

爲利 呂氏讀詩記○按讀詩記利字無釋蓋傳寫之誤非異文也

伐檀河水清且灡猗 爾雅 欿欿伐輪兮 石經

蟋蟀蟋蝍 說文

山有樞山有藲 石經 藲 爾雅 它人是媮 文選注

揚之水素衣朱綃 魯詩

綢繆邂覯 韓詩

杕杜獨行㷀㷀 文選注 胡不次焉 崔靈恩集注

有杕逝肯適我 韓詩

采苓采蘦 說文

車鄰寺人之伶 韓詩

駟鐵四載 漢書 四驖 說文 載獫猲獢 說文

小戎游環脅驅 陰靳 並釋文○按毛傳云游環靷環也釋文靷環居覲反本又作靳此謂毛傳別本有作靳環者非指經文陰靷而言也范氏誤引又於此下別出驂靷是驂一句注云釋文詳此一句正與今本

相同引之殊爲無謂檢釋文此句亦無別本今刪去𣸧以觼軜說文竹柲緄縢儀禮注竹⿰韋必周禮注愔愔良人列女傳

蒹葭泝洄　泝游爾雅

終南有屺有堂崔靈恩集注顏如渥沰韓詩又作渥赭

晨風鴥風說文宛彼北林周禮注

無衣與子同襗說文注褻衣袴也

權輿胡不承權輿爾雅注

宛丘子之蕩兮楚詞章句鷺翿爾雅

東門市也婆娑說文榖旦于嗟釋文

衡門可以療飢韓外傳

墓門誶予不顧楚詞章句

防有卬有旨鷊說文 旨鷊石經○按唐石經作鷊與今本同漢石經魯詩僅存六十餘字此文已不可攷未知范氏何所據而云然也 旨虉爾雅○按原本誤注同上今依詩攷改正

月出月出皦兮姣人嫽兮釋文 佼人劉兮又作懰羣經音辨

澤陂有蒲與茄樊光注爾雅 碩大且鬈釋文 陽如之何魯詩 菡閻說文 碩大且㜝說文○按㜝字原本誤作嬙今依說文改正說文所引即韓詩也詩攷前後兩引失於刪併原本於此上別出碩大且嬙一句注云韓詩嬙字經典所無蓋因詩攷印本模糊而誤也今刪去

素冠棘人欒欒兮說文

萇楚旖旎其華楚詞章句

匪風匪風嘌兮 概之釜鬵說文 匪車揭兮韓詩

蜉蝣衣裳𪓐𪓐說文注會五采鮮色也 堀閱說文

候人何戈與綴禮記注 嬒兮蔚兮說文女黑色為嬒 婉兮孌兮崔靈恩注

鳲鳩其弁伊璂說文瑁玉也周禮注作綦心若結兮大戴禮記○按原注脫大戴二字今補

七月一之日畢汝二之日颲颲說文崔靈恩栗烈作栗冽七月鳴鴃趙岐孟子注

獻肩周禮注食鬱及雚說文黍稷穜稑周禮注納于滕陰說文

稱彼兕觵受福無疆禮記注

鴟鴞隸天之未陰雨說文徹彼桑杜韓詩予羽譙譙釋文予尾消消孔氏經文○按此謂穎達正義所述經文脩脩釋文唯予音之嘵嘵說文玉海補遺作憢憢

東山零雨熠燿宵行並說文雚鳴說文小爵也烝在蓼薪韓詩

破斧四國是匡齊詩四國是訛爾雅注四國是揫董氏

狼跋載疐其尾又作躓赤舄掔掔又作己己並說文

小雅

鹿鳴視民不佻左傳

四牡周道郁夷漢地理志委夷威遲釋文威夷韓詩痿痿駱馬說文漢書注作驒驒

皇華侁侁征夫楚詞章句莘莘國語我馬維驕說文周爰諮謨淮南子

常棣鄂不韡韡說文鄭注不作跗鶺鴒釋文外禦其侮左傳國語飲酒之飫說文

伐木伐木所所說文有酒醑我釋文竷竷鼓我說文墫墫舞我爾雅竷竷舞我崔靈恩集注

天保俾爾戩穀盡也吉圭爲饎儀禮饔詞韓詩亦同絜蠲周禮疏

采薇靡所歸聘釋文彼薾維何說文

出車我出我輿荀子旂旐英英玁狁于攘釋文

杕杜檀車綫綫韓詩石經作䡲繟○按唐石經作幝幝與今本同從車之字經典所無不知范氏何據

魚麗物其指矣荀子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讀詩記　蒸然韓詩

蓼蕭和鸞雝雝賈誼新書

湛露愔愔夜飲韓詩　厭厭說文

菁莪蓁蓁者莪韓詩

六月我是用戒鹽鐵論　整居焦護爾雅

采芑朱紱斯皇釋文紱亦作芾　朱綍白虎通　振旅嗔嗔說文　嘽嘽推推漢書

車攻東有圃草韓詩　囿草後漢書　甫艸羣經音辨　薄狩于敖水經注　抉拾既次周禮注集韻抉作夬　助我舉柴說文　赤綍白虎通

吉日既禡既禂說文　麀鹿嘆嘆口羣向上也說文　其麌孔有爾雅疏　伾伾

俟俟說文釋文儦儦作爊爊駓駓騤騤韓詩

庭燎鸞聲鉞鉞說文

祈父圻父左傳尸雍韓外傳

白駒在彼穹谷韓詩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釋文不唯舊因白虎通誠不以富論語

斯干約之格格周禮注椓之柝柝釋文如矢斯扐如鳥斯翱並韓詩

載衣之褅釋文

無羊九十其犉釋文或寢或譌韓詩

節南山維石巖巖羣經音辨天方薦瘥說文天子是庳荀子憂心如炎韓詩炎字書作烾秉國之鈞漢書卑民不迷荀子昊天不傭韓詩既怡既懌爾雅○按原本誤注釋文今依詩攷改正

正月不敢不蹐釋文 民之譌言說文經作僞 石不敢不趚 虺蜥說文

憂心庚庚玉海補遺 燎之方揚能或滅之漢書 亦孔之昭中庸 協比

其鄰左傳 天夭是加蔡邕傳 佌佌彼有屋說文 速速方穀後漢書 煢

獨孟子

十月朔月辛卯宋本朱傳 魏了翁曰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 按誤月

爲日始于元板 日月鞠凶 山冢卒崩漢書 繁惟司徒韓詩 皮惟司徒

中術膳夫掫子內史萬唯師氏㮓惟趣馬漢書注 豔妻偏方

處說文 漢書煽作㷉 密勿從事 詹口嗸嗸 噂沓背憎並說文 ○按上

二條見漢書非說文也范氏誤 悠悠我悝爾雅 我瘇顧野王

雨無正 聽言則對漢書 熏胥以痡韓詩

小旻 噏噏呰呰荀子 漢書 歙歙訿訿 是用不就韓外傳 民雖靡膴韓詩 王

肅作齋𤏡不可暴虎鹽鐵論戰戰矜矜左傳

小宛翰飛厲天薛君螟蠕 蠕蠃說文毋忝爾所生古文孝經疹寡韓詩

宜犴宜獄韓詩宜豻漢書念彼先人春秋繁露

小弁小卞漢書儵儵周道玉海補遺惄焉如疛釋文又作如擣疹如疾首釋文

譬彼瘣木說文

巧言蕺蕺大猷說文僭始既減韓詩說文作既涵趯趯毚兔韓詩聖人謨

之釋文既微且瘇說文

何人斯我心施也韓詩

巷伯緀兮斐兮緀白文也斐又作菲釋文○按釋文不言萋或作緀惟說文緀白文貌引詩緀兮斐兮范氏蓋兼取之鉹兮哆兮說文補遺又作哆兮誃兮○按玉海補遺無崔靈恩集注作誃兮哆兮玉海此文取彼讒人禮記注後漢書勞人慅慅玉海補遺

谷風 棄我如遺新序

蓼莪 蓼蓼者儀隸釋莪釋文作義義同○按釋文無此文 瓶之窒矣說文

大東 周道如底孟子 其平如砥楚詞章句 苕苕公子行彼周道全上 采采衣服韓詩 哀我憚人爾雅 鞙鞙佩璲爾雅疏 跂彼織女爾雅○按此條見說文非爾雅也范氏誤 東有启明全上 有洌晷泉釋文

四月 百卉俱腓韓詩玉海補遺作具痱 匪鶉匪鳶說文 盡瘁以仕釋文 亂離斯莫韓詩 奚其適歸家語○按原本奚作爰家語作史記並依詩攷改正朱子集傳依家語訓奚為何然未嘗輕改經文但於本句下注云爰家語作奚而已俗本刪注逕改經文作奚惟注疏本不誤

北山 溥天之下孟子 率土之賓漢書 或燋悴事國左傳

小明 眷眷懷顧文選注 無常安處漢書 憚我不暇釋文

鼓鍾 憂心且怞說文 鼓鍾伐鼛周禮注

楚茨楚楚者薋楚詞章句書注茨作薺　漢祝祭于鬃說文馥芬孝祀薛君文選注

信南山維禹敶之韓詩周禮稍人注　既漫既渥說文畇畇原隰周禮疏　取其血膫說文

甫田圃田爾雅釗彼甫田韓詩或芸或芓黍稷儗儗漢書以我齍明田畯並釋文

大田以我剡耜爾雅注　不蕛不莠說文螟蟘說文螟蚮釋文蛑賊仝上有渰漢書　韓詩作弇○按原本漢黤書誤作說文依釋文所引改正有晻淒淒興雲祁祁呂氏春秋此有不斂積崔靈恩集注

瞻彼洛矣韎韐有赩白虎通　琕琫有珌釋文

桑扈受福不儺說文解字兕觥其觓說文匪交匪傲左傳匪儌匪傲漢書

有頍先集維霰 爾雅注 樂酒今昔 楚詞章注

車舝展彼碩女 劉向 高山卬止 說文 以慍我心 韓詩

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棥 說文作藩 史記樊 漢書作藩 讒言罔極 漢書

賓筵賓載手斛 董子 威儀昄昄 韓詩 威儀佖佖 仸弁 屢舞㚢

㚢 酌彼湑爵 並說文

采菽匪交匪舒 荀子 觱沸濫泉 說文 滭沸 玉海 君子所誡 晏子春秋 赤紼

在股 白虎通 福祿攸同 左傳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左傳 便便左右

韓詩 紼縭維之 爾雅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左傳 福祿肶之 釋文

角弓騂騂角弓 說文 雨雪麃麃宴然聿消 荀子 曣晛聿消 韓詩 如食

儀饇 仝上 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荀子

菀柳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國策 韓作甚慆

都人士狐裘黃裳萬民之望賈誼新書臺笠爾雅

采綠采采楚詞章句言韔其弓釋文薄言覩者釋文

隰桑瑕不謂矣禮記注

白華泱泱白雲韓詩滮沱北流說文徐鉉曰沱沼也今別作池非視我怖怖韓詩

○按原本此上別出念子怖怖一句注云說文檢說文亦作覩我怖怖蓋說文所引即韓詩也釋文云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則陸德明所見說文亦與今同今刪去

緜蠻緡蠻大學○按原本此下別出豈敢憚行畏不能趨二句注云韓詩詳此二句正與毛詩相同逌檢諸書亦不言韓詩有異文眞不可解矣今刪去

苕華三星在霤釋文

大雅

文王本枝百世左傳娓娓文王崔注陳錫載周左傳惟周之士不顯

奕世後魏禮志 述脩厥德漢書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大學 上天之縡揚雄傳

大明 天難諶斯漢書 磬天之妹韓詩 允懷多福春秋繁露 在郃之陽

其旝如林說文 坶野洋洋水經注 四騵彭彭公羊疏 諒彼武王

卒伐大商釋文

緜 陶復陶穴說文 來朝趣馬顧野王 周原膴膴韓詩 聿來相宇新序 爰

挈我龜釋文 卑立室家仝上 其乘則直 臯門有亢釋文 亦不殞

厥問孟子 昳夷喙矣左傳注 犬夷呬矣昆夷駾矣說文

棫樸 奉璋俄俄釋文 烝徒檝之說文 彫琢其章荀子注章作璋 周禮 亹亹

我王荀子

旱麓 瑟彼玉瓚說文周禮注瑟作卹 延于條枚外傳呂氏春秋同

思齊　神罔時恫說文　厲假不瑕古傳　古之人無擇韓詩

皇矣　求民之瘼漢書　唯彼二國　唯此四國左傳　此唯予度論衡　其

楷其翳玉海補遺翳韓詩作殪　維此文王左傳　攘之鬄之釋文鬄又作剔　莫其

德音左傳　王此大國仝上　天立厥妃　患夷載路釋文　克順克俾

俾于文王禮記　無然畔換漢書注　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孟子　隆衝韓詩

崇庸齊詩　崇墉圪圪　與爾臨輣說文　執訊獲醜　攸馘釋文又作聝

是禷是禡說文

靈臺　經始勿慽玉海補遺　白鳥鶴鶴孟子　白鳥皜皜新書　矇瞍奏工楚詞章句

巨業維樅說文

下武　應侯愼德家語淮南子同　昭茲來御後漢書注　昭哉來許漢碑○按原本誤注漢書又正文脫去昭哉二字並依詩攷補正　愼其祖父後漢書注

文王有聲欥求厥寧說文匪亟其欲釋文玉海補遺作匪棘匪革其猶禮記

度是鎬京上仝既伐于崇尚書大傳築城伊洫釋文

生民不坼不副克岐克嶷不穎穟穟瓜瓞奉奉說文瓜

瓞[illegible][illegible]集韻○按原本誤注釋文今依詩攷改正拂厥豐草韓詩誕降嘉穀說文維

虋爾雅或舂或抌儀禮注或簸或舀說文淅之溞溞爾雅釋文烝之烰

烰說文有台白虎通取羝以軷釋文后稷兆祀禮記其馨始升釋文

行葦維葉柅柅文選注敦弓既設說文肆筵設机楚詞章句駘背春秋繁露

鳧鷖公尸來燕醺醺說文

假樂嘉樂左傳中庸憲憲令德保佑命之中庸不騫不忘春秋繁露不

僁不忘文選注

公劉思輯用光孟子于胥斯觀白虎通汭坈之即周禮注陟則在巘

釋文

泂酌 可以餴饎 說文

卷阿 嗣先公酋矣 祓祿 爾雅注 嘒嘒其羽 說苑

民勞 迄可小康 漢書 㬜不畏明 說文㬜曾也 是用大簡 左傳 探遠能邇

以謹昬怓 釋文

板 上帝版版 說文 下民卒癉 禮記 無然呭呭 釋文 爾雅作洩 洩說文作詍詍 辭

之繹矣 釋文 老夫懽懽 爾雅 民之方唸吚 說文 敬天之威不敢驅

驅 後漢楊賜秉傳 多將謞謞 聽我敖敖 玉海補遺 誘民孔易 禮記 ○按原本正文誤作天之誘民 依樂記文改正

蕩 盪盪上帝 玉海補遺 其命匪訦 韓詩 匪忱 說文 曾是彊圉 漢書注 爾德

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式號式謼 漢書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按原本誤注爾雅今改正　侯詛侯祝

既僭爾止釋文

（抑）懿戒國語　有梏德行禮記　誥爾民人鹽鐵論　愼爾侯度左傳　白圭之

刮說文　子孫憴憴爾雅○按原本誤注釋文今依詩改正　不讆于儀禮記○按原本誤注

左傳今改正　我心慘慘五經文字　誨爾忳忳禮記注　無言不讎外傳　稽日

未知漢書　不諧不賊釋文

（桑柔）其下侯洵說文○按說文無此文依詩改當作爾雅　國步斯頻仝上　告女憂卹

誨女序爵　鮮不用濯墨子　黍風有隧爾雅注　逝云不逮釋文逝

又作拼　自有肺腸仝上　往以中垢外傳

（雲漢）蘊隆烔烔釋文　爞爞爾雅○按原本誤注釋文今依詩改正　耗斁下土　蔽

蔽山川　有嘰其辭說文　云如何里爾雅釋文作瘇　赫赫惔惔韓作

炎炎如惔如焚（惔韓作炎）宊哉冢宰（並釋文） 胡寧瘨我以旱（韓詩）

崧高 嵩高 峻極于天 爲周之翰（禮記） 王踐之事（韓詩） 有併其城（釋文） 錫爾介圭（爾雅注）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楚詞章句）

烝民 烝民 秉夷（爲子） 四牡騯騯（說文 釋文作騯騯○按釋文無此文惟說文馬部兩引此句一作騯騯一作騯騯） 彊圉（漢書）

韓奕 有倬其道（釋文） 王錫韓侯（周禮注） 鉤膺鏤鍚（說文） 淺幭（朱注幭又作幦） 姪娣從之（白虎通） 其追其貊（說文） 獻其貔皮（釋文白狐也）

江漢 武夫潢潢（鹽鐵論） 肇敏戎功（後漢周舉傳）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禮記注弛施也協和也）

常武 既儆既戒（周禮注） 敦彼淮濆（說文） 民民翼翼（釋文）

瞻卬 女反脫之（漢書） 鞫人忮忒 舍爾介逖（說文） 邦國殄顇（漢書）

三頌

清廟逡奔走在廟 禮記注

維天於穆不似 正義引孟仲子 誐以溢我 說文集韻作誐以謐我 何以恤我 左傳

注逸詩疑別有本

烈文四方其順之 左傳

天作彼徂者岐 韓詩 子孫其保之 說苑

我將維天其佑之 釋文 儀式刑文王之德 左傳

時邁薄言振之 韓詩

執競鍠鍠 漢書 韹韹 說文

思文飴我釐麰 漢書作詒牟作麰 貽 釋文 貽我嘉麰 韓詩

有瞽應𨍏縣鼓 周禮注 肅雍和鳴 禮記雝 爾雅作雝

潸槮小爾雅取魚具涔有多魚韓詩

雝雍論語以雍徹

載見鋚革有瑲說文

閔予㷀㷀在宊說文文選注作惸惸漢郊祀志作㷀㷀陟降廷止漢書

小毖甹夆爾雅辛赦韓詩

載芟其耕郝郝爾雅有畧其耜集韻驛驛其達爾雅緜緜其穮說文有

苾其香釋文

畟耜其鎛斯[illegible]集韻周禮注同既茠荼蓼說文以茠荼蓼玉海補遺積之秩

秩說文殺時犉牡釋文

絲衣紑衣其紑弁服俅俅說文戴弁俅俅爾雅不吳不傲釋文不虞不

鰲史記自羊來牛韓外傳鼐鼎及哉史記注哉或音資

酌　汋左傳荀子　勺內則

賚　鋪時繹思左傳

般　墮山釋文　於皇明周白虎通

駉　在駉之野　有驈有騜說文　有騅有駓　有騮有駱　有驔
有⿰目魚並字林○按字林今逸據釋文所引則駱字不出字林也

有駜　鼓淵淵釋文

泮水　薄采其芹白虎通　其旂伐伐羣經音辨　言采其茆　束矢其搜
說文髳彼東南　獷彼淮夷韓詩

閟宮　實始戩商　稙稚尗麥說文　𠜾荼是徵史記　曾侯是瞻說文　寑
廟奕奕蔡邕獨斷　王謂叔父禮記注　遂幠大東韓詩

那　鼗鼓蕭蕭說文　亦不夷繹釋文○按原本正文誤作庸鼓有斁今依釋文改正　奏假玉海

補遺

烈祖　亦有和䰞 說文䰞和作盉 通 奏假 中庸 鬷嘏 左傳 殷社芒芒 史三代年表褚先生

元鳥　奄有九域 韓詩 惟民所止 大學 百祿是荷 左傳

長發　玄王桓發 韓詩 海水有截 水經注 至于湯躋 禮記孔子閒居○按禮記亦引作齊 鄭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 聖敬日齊 釋文 布政優優 左傳 百祿是揫 說文

為下國綴郵 韓詩 為下國駿蒙 荀子 大戴記作恂蒙 何天之寵 傳奏

其勇 大戴 武王載坺 說文 荀子作載發 則莫我敢遏 包有三枿

韋鼓既伐 漢書 為下國駿駹 齊詩

殷武　罙入其阻 說文 四方是極 後漢書 京師翼翼 韓詩 後漢書樊準傳同

右羣書文字者異凡一千數百有奇或音義同而字異或

音義字形俱異其中古今文字雖殊本無二致者錄之以廣見聞而已若一句之中一字之異與毛詩各成一說皆三家之支流餘裔也已采其義可旁通者別入拾遺本文中矣此本王氏詩攷更加删補以次分篇一覽可得頗費日力但寡學眇聞尚多挂漏又隨得隨錄一篇之內先後不無失次學者諒之

三家詩拾遺卷一終

三家詩拾遺卷二

古逸詩

詩自三百五篇而外見於經傳子史之稱引者或指爲孔筆删存之餘而非然也詩之有關於禮儀而不可缺如采齊肆夏新宮貍首諸篇孔子方考正之無由豈肯删而去之哉昔朱子嘗欲採韓詩章句於文選注中而深寧王氏因有詩考之作然率隨手掇拾漫無條理緣重爲蒐輯補所未及分爲四篇一曰篇辭俱逸一曰篇名存辭逸一曰篇辭俱存一曰詩句存篇名逸各疏其出處於毎條之下其非周之逸詩而見於雜家之稱述者無徵弗信槪置弗錄

篇辭俱逸一

商頌七篇

國語戴公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祀其先王孔子錄之以備三頌今亡七篇

商齊七篇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廢不可歌商齊七篇可歌也鄭氏謂商卽商頌非也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也今逸之矣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采后稷下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其云三千餘篇雖別無所考要之古詩之遺逸多矣其篇

名間有存者錄之下篇

篇名存詩辭逸二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右六亡詩篇名毛詩有之三家則亡陸德明曰此六篇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三百十一篇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序存而詩亡朱子以序爲衞宏僞作不足信乃本洪邁王質鄭樵之說斷爲笙本無詞而非闕文又據劉敞說謂鄉飲酒及燕禮舉此六詩皆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爲有聲無詞之證又文選張揖上林賦注云小雅之材七十四人亦除笙詩言之然後儒多以漢唐舊說爲是

晉束皙補亡詩六篇蓋本之夏侯湛湛先有補周詩其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旨而亡其詞湛續其亡今湛詩無存而皙獨傳尊朱子者咸譏其無庸補也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夏大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九夏皆詩篇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

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郎周禮九夏之三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二說微異叔玉漢時人著詩說杜子春周禮注引此如所云則九夏僅闕其六與鄭不同然樊遏渠實非九夏也如肆夏即是樊何以國語既曰肆夏又曰肆夏樊乎樊遏即執競何以但云肆夏樊不云樊遏執競渠思文乎蓋呂以肆夏爲時邁者以時邁有肆於時夏之文耳因牽連及之謂樊遏即執競渠即思文而二詩並無明文可證韋昭因之小變其說皆不足信也夫左傳載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不拜其云肆夏之三謂連奏肆夏昭夏納夏也故穆叔曰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如呂韋說則享元侯之意安在當以鄭氏爲正

鄭以九夏爲頌類者孔氏謂歌類乎頌非必俱頌詩也

鄭樵劉敞直謂九夏皆有聲無辭與笙詩同益不足信

唐皮日休有補九夏系文

采齊 一作薺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注逸詩篇名

新宮

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鄭注新宮小雅逸詩篇名鄭知爲小雅逸詩者以其與鹿鳴並舉也左傳叔孫昭子聘宋宋公

享之賦新宮或云卽斯干之詩則何所取義而賦之乎唐邱光庭有補亡詩

河水

左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注逸詩也義取朝宗于海韋昭注國語謂卽沔彼流水之詩無所徵

茅鴟

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誦茅鴟杜注逸詩刺不敬王也邱光庭亦有補亡詩

鳩飛

國語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韋昭謂卽小宛之首章蓋以首二句有鳩飛二字也按內外傳引詩未有舍篇

名而別拈詩中一二字以命篇者葢逸詩也

九德之歌

周禮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九德即九功之歌今軼

武宿夜

禮記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注舞曲名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周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旦因名爲武宿夜其樂亡也

按熊氏謂即大武之詩考樂記冕而總干舞大武是大武固爲舞曲但詩中不見宿夜之義且記何不云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大武乎

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十聲

按史辟史義等名不知所解其曰間歌自是歌詩篇名曰十聲則合兩篇爲一聲故合商齊七篇爲十也商齊爲五帝三代遺聲商齊之人識之故列于雅

明明崇禹生開

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開三終注曰明明崇禹生開詩篇名

招雍肆夏孝成

尙書大傳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按孔子純取周詩定爲三百則中天之詩在所勿錄但如所言則肆夏之名其始於有虞而周仍之歟

以上篇名存詩詞逸之詩如笙詩九夏采齊新宮諸樂章皆逸自孔子未刪詩之前者其他非周詩及無關禮儀之篇或刪自聖筆耳王氏詩考雜人篇辨

駕辯 楚詞大招伏羲駕辯楚勞商只又選注代羲作琴始造此曲

網罟 隋樂志伏羲有網罟夏侯元辯樂論亦云

豐年 辯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

八闋 呂氏春秋葛天氏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凡詩八闋

晢陽南陽初虛朱

干荇落歸來縵縵[尚書大傳虞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每至其方貢兩伯之樂其歌晢陽云云]破斧[呂氏春秋夏孔甲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南音]燕燕[呂氏春秋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始有北音]晨露[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黃竹[穆天子傳]諸篇名皆子書雜說且孔子純取周書凡自殷以前原所勿錄耳古樂篇名不可悉紀如扶來立本[伏羲]扶持下謀[神農]咸池大卷雲門[黃帝]承雲六莖[顓頊]六英[帝嚳]大章[堯]大韶[舜]大夏[禹]大濩[湯]皆傳之自古而詩並無聞至如阮籍稱少昊歌鳳鳥之迹夏侯太初論黃帝有龍袞之頌尚書中候載成王有鳳皇之歌悉已無稽其如大禹玉牒之詞許由箕山之歌皇娥白雲之歌葛天捉牸之歌雖有篇有詞明出後人之手與箕子麥秀之歌無異又如列子以不

讖不知四句卽康衢之童謠呂氏春秋以晉天之下四句乃虞舜自作之詩三國志曹髦紀何晏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二句謂是詩文殆是傳訛

篇名詩詞俱存三

貍首

今日泰射四正具舉○按小戴記首句作曾孫侯氏大戴記云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張侯參之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以上見小戴記○按大戴記此下尙有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四句亦貍首辭也不應遺去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者之旌○按御者大戴記作御車盧刻本又作獲者既獲

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以上大戴記投壺篇　考工記梓人祭侯辭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與投壺下六句略同而稍異日唯若寧侯毋豈祭侯亦用貍首邪

周禮鐘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注逸詩篇名歌貍首者樂會時也小戴投壺篇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而其辭不載載射義中只八句大戴投壺載其辭多十八句長短不齊疑有闕文

詩無貍首之義或謂原壤登木之歌即此篇逸句固非劉氏小傳或曰即鵲巢篆文似之此則既有貍首又有鵲巢尤非

祈招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云云杜注

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官招其名此詩逸

鑾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一作志之麈麈

取予不疑注麈麈和也不疑和之至

左傳晉侯言衞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

矣其辭不載杜注逸詩也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

之馭六馬也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

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

子曰女不爲夫詩詩云

云

徵招角招

畜君何尤

孟子趙岐注樂詩也　孔子刪詩於世本中故同時之

詩不錄

樂詩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尚書大傳樂曰篇載此詩○按樂曰篇未詳今本大傳載此詩在洛誥中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國語衛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立而行禮）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詩樂少章曲也）按內傳所稱與外傳略同而不云飫歌

白水

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焉居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鯈鯈乎（按管子及列女傳並無此三字）管子不解歸而不語有少妾問焉管仲

曰非爾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

子殆欲室乎古有白水之詩云云按列女傳此少妾名

婧而詩不全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漢書儒林傳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心嫉王式謂歌吹諸

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

歸劉敞曰尋文上下客歌驪駒者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生爲主人

日尙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曰在曲禮云云江

公曰何狗曲也

兩無正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安世述韓詩詳本篇

鼓鐘
韎任侏離
陳禪傳述韓詩詳本篇

般
於繹思
三家詩時周之命下有此一句見孔疏

附
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兮吁嗟徂兮命之衰兮

史記子悲伯夷之志頗軼詩可異焉

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史記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宮室毀廢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　按二歌不見經傳疑未必果爲伯夷箕子之作而麥秀斥紂爲狡童尤未可信以其出自史記傳之必有所自故錄而附之若琴操載文王羑里鳳凰之歌則爲後人贋作無疑也琴操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天命已移乃作歌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于房兮羑里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詩辭存篇名逸四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見論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見論語

相彼盍旦尚猶惡之

禮坊記引此二句注盍旦夜鳴之鳥言視彼夜鳴之鳥

欲俾晝作夜尚且惡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

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禮緇衣引詩注曰上五句逸詩下四句見今節南山篇

按三百篇中如毋逝我梁四句無競維人二句及翩翩者雛王事靡盬等句復見甚多此所引似自為一章之詩也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左傳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辭以羇旅之臣敢辱高位引此四句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左傳楚人鄖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引詩云云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左傳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引詩云云　注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講謀也謀事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引詩云云　注人壽促而河清遲晉不可恃兆卜也詢謀也言既卜且謀則競作網羅之難無成功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左傳澶淵之會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

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　按大雅抑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與此異又古文尚書載入周官篇云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左傳子產曰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引詩云云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引大雅唯此文王及此二句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苑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當從說苑

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之廟災景公復問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引詩云云

按家語爲王肅僞書此條蓋襲說苑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見大戴記疑魚藻篇逸句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見晏子春秋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國策甘茂說秦王引此二句言末路之難也

大武句 遠宅不涉一本宅下有而字

國策曰起拔宜陽黃歇說秦王引詩云
大者遠安宅之不必涉其地　按國策引詩云注曰威武之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
計也立傳以行教孝以學義之經也樹德莫如滋除害
莫如盡疑皆古語而稱曰詩故勿錄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
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墨子兼愛篇引此八句稱周詩上四句見洪範下四句
見大東篇而稱周詩古或有考也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莊子外物篇引此小司馬注曰逸詩刺死人也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

荀子王霸篇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引詩云云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云云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荀子解蔽篇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是以謂之至盛詩

云云此不蔽之福也
墨以爲明狐貍其蒼
荀子解蔽篇君人者周則讒人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
邇而君子遠詩云云此上幽而下險也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
之言兮下二句與左傳同疑是一章
荀子正名篇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
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詩云云
涓涓流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
息
荀子法行篇曾子曰毋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

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晩乎詩云云

緜緜之葛生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紛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見說苑　按說苑有辟雍詩云有昭辟雝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將將似類逸詩附之于此

有斧有柯

陸賈新語辨惑篇引此一句

厥初生民深修益成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言姜嫄出見大人跡履

而踐之知有身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棄之道中牛羊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而取長之堯以爲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按如褚所引則深修益成一句乃生民詩之逸句也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漢書武帝紀引此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敎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敎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

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而用之武帝元鼎詔云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亦是逸詩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後漢楊終傳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也詩云

云注逸詩也

羽觴隨波

晉書束晳傳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晳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漢書音義羽觴作生爵形

萬人顒顒仰天告愬

見文選注薛君章句蓋韓詩也

佞人如蝷陳尼切蛭也

見集韻墀字下引詩　按詩之逸句見於秦漢晉唐人

引述類於古語者皆棄勿錄如韓外傳代馬依北風起鳥巢故枝明是西漢人詩亦勿錄其他呂氏春秋四條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國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小人則寬以盡其力　無過亂門史記一條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列子一條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周禮鄭注一條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毋怠毋凶皆稱曰詩而類於古之成語者也又如管子之鴻鵠鏘鏘形勢篇鴻鵠鏘鏘唯民歌之甯戚之南山白石高誘注是碩鼠逸詩晉士蔿之狐裘蒙茸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氏謂是士蔿自作之詩焦贛易林之君子有酒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淮南子說林本云古諺春秋緯之月離于箕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豐坊偽■經直入之小雅漸漸之石詩中等類尤多或疑為逸詩而實非也

春秋之後周道寖衰聘問歌咏不行於列國學士之詩逸在布衣以上班固語　葢自大野獲麟至於秦人失鹿數百年之詩不登於太史之掌錄其遺文斷句見於子史百家之引述者皆秀民學士之逸詩而非必盡經孔子之所删者也其詞亦時異於三百篇文以代降詩亦隨之韋孟諷時自爲漢體河梁惜别頓異風人是故詩變爲騷騷變爲賦而體製遂分四言化爲五言五言轉爲歌行而俳體以作是皆詩之支流餘裔而亦時尚風氣之使然不可强齊也戰國與春秋以上之詩亦猶是歟故雖有服古之士希心摹彷補亡之什儼合樂章要之風味自有淺深質文亦表厚薄不難尋咀而見焉片語隻

詞縱無關於經義殘編蠹簡豈有廢於搜尋學者覽之
將毋色然而喜乎相再識

三家詩拾遺卷二終

三家詩拾遺卷三

國風

關雎

魯詩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　劉向曰周之康王夫人晏而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列女傳　杜欽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按漢書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淩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愛之至也本傳　揚雄曰關雎作爲傷始亂又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

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漢書注張超曰康成弟子關雎畢公作補傳或云蔡邕說

齊詩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本傳

韓詩關雎刺時也詩說內傳及薛君章句見下關雎本篇又外傳曰子夏問關雎何以爲風始也子曰關雎至矣乎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

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六經之策皆歸論
及之葢取之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
王道之原不外是矣

詩始萌芽申公訓故單行于世故孔安國司馬遷劉向
揚雄諸生皆宗魯詩至於後漢之末康成未見毛傳之
先亦遞相祖述韓嬰內傳見于薛君章句者（詳見首章）與魯
略同唯外傳述夫子之言似與毛合然非其本論也齊
詩匡衡一疏似與魯說不同而詩之正義亦未明辨以
晳當時儀禮左傳未出無所考正三家者言未嘗深究
夫子不淫不傷之旨使非毛公出而廓清義將終晦矣
竊意康王后夫人晏起畢公思后妃之德故彈絃以諷

諫事則有之薛士龍謂關雎刺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是也魯韓傳訛遂直以爲刺康后而經師承之不加察耳

後漢明帝詔旨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應門失守一語本春秋說題辭其言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然第曰歌以感之不云作以刺時也後人加以附會遂謂康王承文武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至范蔚宗皇后紀序猶用其說豈止漢魏人哉然考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毛序卽蔚宗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衷誤作哀見文選李善注）

是毛說甚明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是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予故曰康后晏朝事或有之魯韓雖傳訛非盡無稽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韓詩內傳曰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注

按薛君亦云咏以刺時不云作以刺時其文甚明又漢

書注宋均曰應門者人主聽政處也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云云此又似別爲一解矣

葛覃

維葉萋萋　是刈是濩

韓詩內傳萋萋盛也文選注　刈取也濩瀹也釋文凡三家字義異者俱錄

濩毛訓爲煑義與韓同爾雅郭注作鑊孫炎曰瀹煑之於鑊

言告師氏

附　白虎通婦人之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班氏說詩雜出三家不知所傳

卷耳

晁說之詩序曰魯詩以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

今無所考意魯詩在北宋時或尚未亡耶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曰傾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

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荀爲四家所自出故有見卽錄此說首章義尤精左傳

以此詩爲文王能官人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衞采大

夫各居其列爲周行四家皆同按淮南子引嗟我二句

曰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注思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知

漢人無異義矣

韓詩內傳頃筐欹筐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我姑酌彼金罍

韓詩內傳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釋文又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按原本重爵字又脫去其實下六字並依詩正義改正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道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儀禮注引內傳文

知金罍爲大夫酒器則非后妃夫人自酌之罍矣

云何吁矣

韓詩內傳云辭也釋文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樛韓作朻縈韓作䌨

按說文朻木高皃韓葢以木之高喻后妃以葛藟喻衆妾言朻木雖高而葛藟得以縈蔓而附焉以興逮下之意與毛詩樛木下曲之訓各有取義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言毋賢能使子賢也

繩繩毛訓戒愼也正是子賢之意與振振蟄蟄皆當依

古爲訓

兔罝

施于中逵 逵韓作馗

韓詩薛君章句馗中九交之道 ○按此條出文選注原本失此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旁期九達謂之馗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芣苢

魯詩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女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甚臭惡猶始于采捋之終于懷襭之況于夫婦之道

乎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韓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注

按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卽伯牛也論語伯牛有疾注曰癩疾是也然宋母恐只是歌芣苢而非作也亦疑傳訛當如毛傳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韓詩內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文選 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選注 ○按此條出文選注原本失注

夫有惡疾妻不肯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已不得發

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　毛以車前爲芣苢韓曰直爲車前瞿爲芣苢則似二物薛漢又指爲澤瀉是非臭惡之草也按陸佃釋韓傳云車前一名牛舌與澤瀉同又云生子兩旁謂之瞿可以治癩

漢廣

韓序漢廣悅人也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同上

韓云悅人益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爲漢神類陳思感甄后而賦洛妃亦悖矣不可休息韓作不可休思孔穎達曰詩之大體韻在辭上休求二字爲韻二息字俱當依韓作思○按詩正義云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

思二字謂作下求下之二字也范氏於二下增息字殊謬經豈有二息字耶

汝墳

魯詩 劉向曰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為父母在也乃作詩云云 列女傳

韓詩 汝墳辭家也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 漢書注

毛序婦人閔其君子能勉之以正也正與魯合所謂無遺父母憂者王政酷烈恐罪及其親也韓以家貧祿仕為義亦不貼文王身上說如集傳所云也後漢周磐書

讀是詩而起思親之慕若曰王政雖迫如火矣其如我父母何其情愴然感人千載古義長矣

遵彼汝墳韓作濆惄如調飢惄韓作愵調作朝王室如燬韓作焜火尾反齊人曰燬楚人曰焜父母孔邇

韓詩薛君曰朝飢最難忍文選注

按韓詩濆水名也○按此未見所出疑引說文濆水厓也之語傳寫誤耳楊愼曰調飢或作輖飢皆屬魯魚焦氏易林倆如旦飢郭遐周詩愵焉如朝飢皆作朝

韓詩內傳赬赤也焜烈火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漢書注

草蟲曹粹中詩說曰齊詩先采蘋而后草蟲王應麟亦云未知何本按儀禮歌召南三篇原以采蘋在先

魯詩劉向曰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

按劉以思君子爲好善道則非大夫妻所作矣

采蘋

禮記采蘩樂不失職也采蘋樂循法也初不言大夫妻能承祭祀左傳始以采蘋采蘩爲昭忠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羞於王公又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似以二篇通美大夫妻之作亦未明季蘭爲何時人要之毛說爲有據矣三家他無所考惟晁說之所見魯詩以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則與毛公時世不合

采蘋　采藻

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藻 釋文

郭璞曰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陸佃曰藻生水底有二種　萍藻即祭統所云水草之菹又昏禮云芼之以蘋藻則兼可生用矣關雎之采荇所以備祭品參觀甚明

甘棠

魯詩史記召伯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故歌咏之　劉向曰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咏之 ○按此條見說苑原本失注

韓詩外傳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隴畝阡陌之閒而聽斷焉召伯暴處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孔叢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所以敬也尊其人必敬其位左傳引此詩亦曰思其人猶愛其樹皆以召伯既沒而民歌其德也魯韓詞異而大旨同

行露

魯詩劉向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

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按此條見列女傳原本失注

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禮○按外傳作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汙道之行

毛傳不言申女之事但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夫强暴尙凌貞女則未爲化行而俗美矣但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于

搆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意者夫家必可以備禮而不備以致夫家搆訟其女在家守禮自矢詩人舉而揚之耳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韓詩內傳小曰羔大曰羊素喻潔白絲喻柔屈紽數名也透迤（本作逶迤）公正貌（釋文）薛君曰詩人賢仕為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注）以透迤為公正與毛傳行可從迹之意不同而韓說較明

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韓詩摽作莩傳曰莩零落也迨願也釋文

王應麟曰摽與莩通非是莩是零落之意摽乃擊之使落與籜辟有摽之訓爲拊心同願者父母之願戴岷隱鼠璞曰此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小星

寔命不同

韓詩寔作實傳曰實有也釋文

寔與實不通大雅實墉實壑注實當作寔按寔是音同室寔是也實有也韓若曰宵征之所以肅肅者有命自天不得而同也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內傳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何彼襛矣

魯詩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治嫁之車遠送之儀禮疏 此爲魯詩說見康成答張逸語

毛傳謂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以平王爲平正之王蓋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故其說如此集傳亦無定見

夫太公之女爲武王元妃似不應以女復嫁齊侯之子毛奇齡說且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嫁陳不聞次女嫁呂伋也

集傳載或說謂平王宜臼之孫嫁齊襄侯之子以齊桓

娶共姬事見春秋也似爲可據然共姬爲莊王女乃平王之曾孫矣其說紛如莫知誰是不如魯詩以齊侯之子爲齊侯之女子以平王之孫爲王之外孫女似可解紛　穠韓詩作茙說文云衣厚貌亦與毛傳異

騶虞

魯詩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　賈誼曰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太傅新書

周禮樂以騶虞疏曰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古以騶虞爲官名魯詩正與之合毛傳不如魯長故歐陽公主之　呂子曰成王因先

王之樂命曰騶虞皃說之言魯詩謂詩作於康王之世皆無他書可證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未知何本

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魯詩鄭氏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射義注鄭注三禮時未見毛詩所說皆魯詩

韓詩吁嗟嘆詞釋文

鄭以騶虞爲嘆仁人者以騶虞之官亦仁人也周書王會篇曰壹發五豝言多賢也葢五豝五豵皆以多爲喻騶虞之官莫非仁賢則其得人之多而官之備可見故詩人嗟嘆而美之　戴埴鼠璞曰騶者如七騶六騶虞

如山虞澤虞

三家詩拾遺卷三終

三家詩拾遺卷四

國風

柏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衛君使人愬於齊之兄弟齊兄弟皆欲之女終不聽而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也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欲也列女傳　李迨仲曰衛宣姜自誓而作此所謂宣姜宣公皆誤左傳宣公納伋之妻爲宣姜未

聞其後更娶齊女至城門而公死爲公守節持喪且宣公之子惠公繼立爲君並無弟繼爲君之事或别是一人而非宣姜且是引詩之人非作詩之人要不足深辨也　說苑引憂心悄悄二句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同毛序未知何故向治魯詩其子歆好毛詩左傳歆以問向向往往不能難是劉氏固兼通毛詩矣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魯詩]賈誼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容經左傳北宮子引此二句言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毛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義俱同

胡迭而微

韓詩迭作臷傳曰臷常也釋文

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也

燕燕

魯詩劉向曰衞定姜者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君子以定姜爲慈姑列女傳　鄭氏曰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按原本孝下衍公字依坊記注刪正　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此詩禮記注　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按盧君卽盧植與鄭共師馬融其云先師卽馬融也注列女傳皆魯詩說　李适仲曰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毛傳作莊姜送戴嬀魯乃作定姜送婦或傳之有自也

但詩文不類送婦且非持喪大歸之詞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魯詩鄭氏曰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禮記注

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左傳

日月

報我不述

韓詩述作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

終風且暴　謔浪笑傲　曀曀其陰

韓詩終風西風也浪起也　曀作墱天陰塵也俱釋文

擊鼓

死生契闊

韓詩契闊約束也釋文

毛以契闊爲勤苦不如韓長正義曰五人爲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相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洵兮

韓詩吁嗟夐兮夐遠也釋文

毛傳釋洵為遠謂軍伍之疏遠也韓作夐遠似嘆南行師期之遠亦可通

凱風

魯詩趙岐孟子注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悅也

大戴記曾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曰子之辭曰過小則非不安其室之意葢七子未嘗不能慰其母心而母不悅其子有心苛虐七子反而自責故曰莫慰也母不過少慈恩是謂過小且非母之自言是謂子之辭趙注所以止作母心不悅而不及其他若不安其室義將與父絕而猶曰過

小平

雄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魯詩馬融曰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乎疾貪惡忮害之詞 論語注

韓詩外傳曰夫利爲害本禍爲福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 ◯按原本脫害下七字今依外傳補正 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以爲疾貪惡忮害之詩前三章若無可見蓋篇終始露本意也韓以不求福利爲善義亦相同皆非刺淫與毛序異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至心曰厲 釋文

厲說文作砅履石渡水也毛傳以衣涉水鄭注論語由膝以上爲厲義各不同

招招舟子

韓詩招招聲也 釋文

毛曰號召貌王逸曰以口曰召以手曰招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魯詩鄭氏曰此詩故親今疎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無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德音之美不

離令名○按坊記注作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之同死矣禮注

此雖以詩文釋引詩斷章取義之意然曰故親今疎曰言人之交似不指棄婦而指朋友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韓詩）違狠也釋文　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故曰薄送我畿

毋發我笱　有洸有潰

（韓詩）發亂也潰不善之貌釋文

式微

（魯詩）劉向曰黎莊夫人者衞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恐其見遣而不以時去

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列女傳　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按列女傳偶作遇行節反乖傳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節。按列女傳節作壹終不肯歸傳賛

魯詩所傳事必有本但考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地未聞黎莊有失德也泥中中露皆衞地毛傳以爲失國而寓之更明

簡兮

碩人俁俁　右手秉翟

韓詩俁作扈傳曰扈扈美貌又曰萬以夷翟大鳥羽釋文

正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爾

雅翟雉屬皆非夷翟大鳥韓蓋別有所本

泉水

毖彼泉水　飲餞于禰

韓詩毖作祕篇海璧吉切刺也禰作坭傳曰送行飲酒曰餞釋文

北門

王事敦我　室人交徧摧我

韓詩摧作䜅以追反傳曰敦迫也䜅就也釋文

按就者就而叢責之也

靜女

靜女其姝　搔首踟躕

韓詩傳曰靜貞也躊躇原文躑躅也釋文　外傳曰賢者精氣

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急時辭也內傳以靜女爲貞女外傳以爲賢者急時之辭而曰歌道義皆與取形管之意合

新臺

燕婉之求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得此戚施

韓詩燕作嬿洒作漼浼作浘傳曰漼鮮貌浘浘盛貌釋文辥

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太平御覽

戚施說文作鼀䵶蟾蜍類形醜又不能仰也

二子乘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妻之子也

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使盜見載旌者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之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幾至齊矣盜見旌而殺之伋至痛弟代已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新序

新序之勝于毛傳者有三以伋爲前妻所生之子則知伋于宣公爲世子時所生非烝于夷姜而生者及其即位年已長大故可立爲太子一也姜與朔共謀殺伋其事祕國人何由知而賦詩若傳母在內又知而不敢言

也是以閔而作詩二也姜欲壽爲太子愛之也壽之先
與伋共舟所以阻其沒舟之謀尚非代死代死在竊旌
耳其後壽死于盜伋雖至不敢再殺乃載尸還境痛弟
之代已以自戕情事宛然三也三家雖多雜出而傳之
有自學者亦信其所可信而已

柏舟

實維我特

韓詩特作直傳曰相當値也釋文

言共姜撫茲藐孤而愴心曰髧彼兩髦實我相當値以
撫養之也共伯爲武公之兄史稱武公弑而自立是未
可信但共伯旣已嗣位則非幼小可知毛傳亦屬未當

兩髦自是共伯遺孤韓云當値猶云遭此閔凶耳

牆有茨

中冓之言　不可詳也

魯故冓作篝故曰中篝中夜也 漢書注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釋文　詳作揚傳曰揚猶道也 釋文

周禮媒氏注陰訟爭中冓之事聽之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是冓爲構合之義毛傳爲長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邦之媛也

韓詩佗作他傳曰他他德之美貌釋文　媛作援傳曰援取

也釋文

佗佗爲德之美卽平易之謂與毛傳同不如從正義作

行步之美爲是援之訓取言爲邦人之取法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記作賁賁鵲之彊彊記作姜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魯詩鄭氏曰賁賁姜姜爭鬬惡貌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

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禮記注

韓詩賁賁彊彊乘匹之貌釋文

賁賁彊彊毛傳無解集傳以爲非匹偶而相從者依韓

說也魯但云以惡人爲君意鶉好鬬鵲性燥皆非淫鳥

故以爭鬬取義耳然不如從韓爲長

定

魯詩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荅張逸曰仲梁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潛羣輔錄有仲梁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丘伯而說詩者先儒皆定爲魯詩

星言夙駕

韓詩星精也 釋文

蝃蝀

韓序蝃蝀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 後漢書注

如韓說是刺宣姜之詩也毛作衞文有道國人不齒淫奔與韓不同

相鼠

三家詩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此妻諫夫之詞也妻諫夫不知何指白虎通多雜出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韓詩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王充論衡引詩述傳

按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曰干旄之忠告至矣哉皆取姝子忠告善道之意此以素絲染練爲喻正善道之謂

載馳

魯詩劉向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言曰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君不聽其後狄人攻衛破之許不能救夫人馳驅而弔衛侯因疾之而作詩

列女傳

劉以許穆夫人爲懿公之女誤也按左傳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其事雖屬可疑但懿公爲惠公之子是宣公之孫也宋桓夫人與許穆夫人與惠公爲兄弟而懿公乃其姪耳卽如左傳夫人爲昭伯所生亦是姊行豈懿公所生之女乎

夫人之唁衞侯爲宗社淪亡唁其兄弟故許人以義訧之而夫人終不得往也　左氏謂夫人之唁衞在戴公時是據詩文言至于漕爲說也亦誤狄入衞在閔公之二年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而是年戴公隨卒文公嗣立是戴之立止一月耳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詩云芃芃其麥言采其蝱豈十月途中之景乎蓋唁衞當在衞之初滅或文公之時也　左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似可爲夫人先請其父欲與齊以爲外援之証卽韓傳亦如魯詩所傳也但父爲宣公非懿公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

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外傳連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爲一章或是孟子軼文流傳于後者與列女傳正同

大夫跋涉　許人尤之

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尤非也 釋文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卷四終

三家詩拾遺卷五

國風

淇奧

綠竹猗猗（韓作菉薄）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咺韓詩作宣）有匪君子（匪韓詩作邲）

韓詩內傳菉薄篇筑也邲美也僩美貌宣顯也（釋文）

毛傳綠王芻竹篇筑是二草名李巡陸璣皆曰一草二名而正義引終朝采綠以非之但韓詩又止是一草其不同如此按淇園千畝竹故朱子解爲綠色之竹是也不有竹竿之詩可證乎

綠竹如簀

韓詩薛君曰簀積也綠蕃（藩同）盛如積（○按此條出文選注原本失注）

考槃

韓詩槃作盤澗作干傳曰地下而黃曰干（文選注）磽确之處也（釋文）

黃櫄以考槃爲扣盤引鍾鼓弗考爲証從韓詩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韓詩薖作過傳曰曲景曰阿（文選注）過美貌（釋文）

碩人

魯詩劉向曰莊姜始至操行衰惰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崇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美遂感

而自修也列女傳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豈行衰惰而好淫佚乎但魯詩本其始至而言之按之詩文義亦可通當備一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倩蒼白色盼黑色釋文

大夫夙退

韓詩退罷也釋文

北流活活活韓作濊　鱣鮪發發韓作鱍鱍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孽韓作钀朅作桀

韓詩內傳濊濊流貌钀钀長貌桀健也釋文

說文車行載高之貌韓訓爲長高車載人則見其長

氓

氓之蚩蚩　將子無怒　體無咎言體猶履也

韓詩內傳氓美貌將辭也履幸也釋文

隰則有泮

韓詩泮障也釋文

芄蘭

童子佩觿　垂帶悸兮　能不我甲

魯詩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玦劉向說苑

韓詩甲作狎釋文○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按毛傳亦以甲訓狎

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韓詩朅作偈傳曰偈疾驅貌桀揵也文選注

木瓜

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見晁氏詩序

齊桓爲盟主以衛人言之曰報上

黍離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新序

新序載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作黍離王應麟曰齊詩與魯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

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曹植集

如魯韓則此詩皆弟憂其兄之詞事適相類而所傳各異但尹吉甫爲王朝之臣韓說猶爲可通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也 太平御覽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韓詩佸至也 釋文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韓詩陶陶暢也 後漢書註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戍舍也釋文

中谷有蓷　韓詩蓷茺蔚也釋文

茺蔚卽益母朱傳從之毛訓爲鵻則萑閭也上林賦萑閭軒于陸璣証之按詩曰暵其修暵其濕則似是萑閭非益母也

兎爰

雉罹于罿　韓詩薛君章句施羅于車上曰罿○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葛藟

皇甫謐曰刺桓王詩　崔靈恩曰桓王詩俱正義

大車

魯詩劉向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終不以一身更二夫生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乃作詩曰穀則同室死則同穴遂自殺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於詩○按此條出列女傳原本失注

大車毳衣皆大夫衣服詩曰畏子不奔其義安在乎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蓆儲也釋文

大叔于田

齊詩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封事

袒裼暴虎毛詩指叔段而齊詩泛指國人時無左傳故

說之而解頤耳

兩驂如舞叔在藪

（韓詩）兩驂左右騑驂（薛君文選註）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淸人

二矛重喬（韓詩）喬作鷮○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重喬毛訓累荷鄭云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羽毛也

正義矛柄謂之矜室矛之銎題所以識也矛柄之上銎

室之下懸雉羽以爲之識鷮者雉名重鷮者重施雉羽

于矛之室題也

（羔裘）

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韓詩洵作恂渝作偷傳曰侯美也釋文
恂信也既信且直也毛訓洵爲均朱子從之偷與侯韻
亦當從韓

東門之墠　有踐家室
韓詩踐作靖傳曰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
可與成爲家室也太平御覽引內傳

子衿　子寧不嗣音
韓詩嗣作詒傳曰詒寄也言曾不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韓詩員作魂傳曰魂神也釋文
詩云縞衣綦巾其心神自有至樂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外傳雖非專以釋經然明以美人爲賢人以邂逅相遇爲尋常道路之相値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是以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之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齹亦賦之使其爲淫奔期會之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此本毛公之

說不可不參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子以鄭聲淫爲鄭詩淫實毛公有以啓之

溱洧

韓詩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焉（藝文類聚）

溱與洧方渙渙兮（韓作洹洹）士與女方秉蕑兮　洵訏且樂（洵韓作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韓詩內傳蕑蘭也洵訏樂貌（以上釋文）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眾士與眾女方執蘭而祓除（以上漢書注引內傳）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按韓傳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蘭祓除水濱與所悅者俱往而無他詞其日所悅者謂士與士女與女各有平日所悅之人卽伊其相謔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悅者與之相謔耳世無道路相逢士女雜沓互有戲謔淫奔之理乃毛傳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諸語無論詩中絕無兵革流離之意卽秉蘭贈藥安必爲目成期約之物皆非詩所有之義也但暮春水渙男女羣相祓禊袵交趾錯風俗之弊自在言外詩人但直叙其事而含刺已明韓詩之說深得風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語

鷄鳴

韓序鷄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一作悅人也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此君子當屬人君言若以爲人臣畏讒而恐趨朝之晚設爲夫婦之相警其義深矣蓋以詩有蒼蠅之聲亂人聽聞耳　毛傳以爲哀公怠政故述賢妃之夙夜警戒以爲刺朱子疑其無證據改爲古之賢妃警君之詞按列女傳桓公好淫樂衞姬爲之不聽鄭衞之音桓公乃立衞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夫人治內管仲治外而齊國大治若如集傳則齊之賢妃無逾于衞姬者矣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薛君章句雞遠鳴蠅聲相似也文選註

薛漢之說正同毛傳愚謂蒼蠅之聲豈足以亂呼旦而

聽之不分如是況蟲飛天曙喈喈之聲將住反以蠅聲相似雞鳴可乎詩蓋曰非但雞則鳴矣蒼蠅業已作聲蓋蠅尙無聲而疑爲有也警旦之情如話

還

子之還兮（還齊作營 韓作嫙）遭我乎猺之閒兮（猺齊作嶩 又一作㺜）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儇韓作婘）

齊詩顏師古曰（按原本誤作崔靈恩今依漢書地理志注改）嶩山名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嶩山也

崔靈恩集注（按原本誤作漢書地理志依讀詩記引此文改）營齊地名說見下

韓詩內傳嫙好貌婘亦好貌獸三歲曰肩（釋文）

子之昌兮　子之茂兮

齊詩崔靈恩集注昌茂俱齊地○按此條出讀詩記原本失注

按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丘卽太公所封之地昌茂未知何地或云營之故城卽濰之昌茂卽泰山之牟牟與茂古字通未知是否

著

顏師古曰著齊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漢書註

按著卽古宁字如是地名則二三章曰庭曰堂又豈地名乎顏蓋三家說而未知本之何家

東方之日

韓詩薛君曰彼姝者子詩人言所悅者顏色之盛若東方

之日也文選註

韓意亦作刺淫但東方之日非指顏色戴植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遲也

在我闥兮 韓詩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荀子君召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去禮也

按臣之赴召禮宜顛倒衣裳而去此二句非刺也末章不能辰夜不夙則暮非命召不時乎乃是刺公

南山

衡從其畝 韓從作由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釋文

敝笱

其魚唯唯韓作遺遺

韓詩內傳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按發夕謂不俟旦而發行于夕極言其縱恣自如古說

皆疎

猗嗟

舞則選兮　四矢反兮選韓作纂反作變

韓詩薛君曰舞則纂兮言其舞之中雅樂也文選註　變易也

○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四矢反兮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韓云變易者周禮謂九射各有其儀莊公每射四矢各變其儀也然于下禦亂又不貫矣

三家詩拾遺卷五終

三家詩拾遺卷六

國風

葛屨

摻摻女手 韓摻作纖

韓詩內傳纖纖女手之貌 文選注

古詩纖纖出素手本此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奏疏

儉爲美德能畜聚則戶有葢藏家給人足矣如匡說則

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釋文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文選注

張氏之說與毛略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與孟子答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

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文選注

狩獵稼穡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涖官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祿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按原本謂下衍之字依春秋繁露删

河水淸且淪漪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貌釋文

蟋蟀

歲聿其莫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也文選注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至勸其及時爲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刺晉僖儉不中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嘆其憂之深有陶唐之遺風孔叢子曰於唐見儉德之大也思深而有儉德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史記○按此條出鄭康成詩譜非史記文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曰琴瑟公羊

傳注引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上下皆不可斯須去樂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素衣朱襮 襮魯作綃

魯詩內傳綃綺屬 鄭注士昏禮引魯傳

綢繆

見此邂逅 逅韓作覯

韓詩內傳邂覯不固之貌 釋文

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覯釋文解說也與韓說義○按此下疑脫異字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 噬韓作逝

韓詩內傳逝及也 釋文 言猶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而飲食欵留之也分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詞

車鄰

寺人之令 韓作伶 韓詩傳曰伶使伶也 釋文

小戎

俴駟孔羣

韓詩駟馬不著甲曰俴駟 釋文

按鄭箋以俴駟爲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爲甲而韓以爲不著甲何也邲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有之秦人剽疾或類是與

蒹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曰沚（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丹（丹韓作沰）韓詩傳曰沰（達各切）赭也（釋文）

黃鳥

齊詩匡衡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奏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德祐論曰若三良者殉榮樂非殉仁義也此貴信之說也史記穆公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八此民多從死非獨三良也

晨風

鴥彼晨風　韓詩鴥作鷸〇按此見詩外傳原本失注　謂鷸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六書故亦以晨風爲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爲鸇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列女傳

宛丘

齊詩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 奏疏　班固曰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邱之上婆娑

於枌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地理志○按末三句乃詩疏因漢志語而申言之非漢志本文也范氏倂取之誤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者民皆淫祀忘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邱之子卽爲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枌並舉夫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　韓詩作嗟謂擇令日而招同類猶嗟我婦子之嗟亦備一說

衡門　可以樂飢　韓詩作可以療飢義亦異

東門之池　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鄭箋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辨女陳之采桑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子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楳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大夫曰其棘則是○按列女傳作其楳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其人且亡而況鴞乎乃服而舍之列女傳

此謂辨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其曰人且亡而況鴞乎借詩比刺於本義不涉楚辭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女引詩刺之其說尤明諸家好

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爲辨女作者未之考也但墓門是
地非邱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節而辨之焉

歌以訊之　韓詩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韓作娓　韓內傳娓美也釋文

澤陂　傷如之何石經作陽○按漢石經雖用魯詩此文已不可攷矣范氏本爾雅注　魯詩
傳曰陽予也○按此條出爾雅注原本失注

碩大且卷韓卷作婘　韓詩薛君曰婘重頤也太平御覽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韓作揭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韓作𢡱古怛字
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
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

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疏引詩說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即周道之所見以興成周之道也故卒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候人〕

荷戈與祋祋韓作綴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韓詩〕鄭康成曰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表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說也　言汙澤之鳥尚以不濡其翼爲才況爲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國語載楚子

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鄭與尤通益古說已深○按此字疑有誤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魯詩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此魯說之本唯心結於一而不二斯儀見於外而如一儀一即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

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爲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君子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公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載韓嬰七月之說即釋文亦載有八月在宇之訓是韓詩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亾之已久不知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至於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太平御覽

四月秀葽　獻豜于公

齊詩劉向曰秀葽味苦苦葽也○按此條出說文原本失注　鄭氏曰

四歲曰肩周禮注

八月在宇　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霤向北向窻也釋文　班固曰曰爲改歲入此室

處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白虎通

二之日鑿冰沖沖

韓詩冰者窮谷陰氣所結不洩則化爲伏陰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冰必取之深山窮谷固陰冱寒鑿而取之即

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道

鴟鴞

三家詩趙岐曰鴟鴞刺邠君也孟子注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鴟鴞鷦鷯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也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子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以鴟鴞爲鷦鷯毛傳亦同但毛以鴟鴞托言人有取其子者鴞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之固也○按此句有脫字　薛似以鴟鴞指武庚謂其彌縫二叔不知自托于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稍爲近之小毖詩曰肇允彼桃蟲桃蟲鷦鷯小鳥正鷦

鳩之屬也鴟鴞的是鵂鶹墓門之詩曰有鴞萃止楚詞以爲鷙鳥豈鸋鴂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罪人指武庚故以鴟鴞目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鵂鶹而何集傳之說當矣

徹彼桑土 土韓作杜 予手拮据 予所蓄租

韓詩杜桑根也 口足爲事曰拮据租積也 俱釋文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皵皮也

東山

鸛鳴于垤 烝在栗薪 栗韓作蓼

韓詩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

垤上鸛鳥見之長鳴而喜也文選注　蓼薪衆薪也釋文

按鄭箋烝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褵　九十其儀

韓詩薛君曰褵帶也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四國是皇韓皇作匡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匡言周公東征述職而天下皆正也

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臣而天下皆正此義亦新

又缺我錡　又缺我銶

韓詩錡木屬鉥鑿屬 釋文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于人反諸已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卽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引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韓同葢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九罭

韓詩九罭取鰕芘也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爲緵罟小魚之網鰕芘則益小矣孫炎以爲九嚢之網則是大網朱子從之

三家詩拾遺卷六終

三家詩拾遺卷七

小雅

鹿鳴

魯詩 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注載蔡邕琴操

按左傳明云鹿鳴所以燕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關雎同呂元鈞氏謂彈絃諷諫乃陳古以諷非謂一詩作於衰周其詳已見關雎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而相呼美

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與君子備笙簧以宴客似與魯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韓詩鄭氏曰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燕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 鄉飲酒禮注

鄭志答張逸曰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此葢得之張恭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 韓作威夷漢書作郁夷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 文選注 班固曰周道郁夷言使臣行馬馳於此道 地理志○按下句乃顏師古語作漢志本文也范氏誤

邡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理考此魯齊之說與韓異○按顔師古明言韓詩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安及矣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爲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諮謀也魯詩慮其征行之不及義淺矣○按列女傳述姜氏勸重耳之言亦本國語未必魯詩說也范氏誤甚

常棣 韓作夫移鄂作萼同鄭箋

韓詩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晁氏詩說

常棣作于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　爾雅曰唐棣栘又曰常棣棣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桃者赤栘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栘故一曰棣一曰栘若棠唐同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梨而較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歐陽永叔胡致堂誤認唐棣爲常棣因以唐棣四句卽此篇之逸詩夫子刪詩篇刪其章葢未知考也

和樂且湛韓作耽　韓傳耽樂之甚也釋文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晁氏詩說　序曰勞者歌其事詩人以伐木苦其事故以爲文太平御覽

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于衆力者故詩人取以爲求友者興也　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齊詩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按漢書翼奉傳無君臣下十字孟康引詩內傳以五際爲卯酉午戌亥必齊詩舊說如此范氏欲以五達道當之故增此十字其荒謬不待辨也

此爲齊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達道爲五際而天保一詩爲君臣之際耳而讖緯家遂生異說焉漢郎顗傳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此卽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改變之政也

詩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〇按此四字原脫依詩正義補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凡此詩緯之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初無當於經義者夫匡鼎解頤未嘗托言符命卽翼奉推時何嘗鑿註詩篇豈轅固生而肯出此亦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以仁義禮智爲保定君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曾見及

禴祠烝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祫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爲大祫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爲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爲祫大禘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其詳見詩濬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 文選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三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遣戍之口則殷勤撫恤何殊挾纊若為亂離疾苦之作則憂時告痒何異四月惟夏何草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 釋文○按上句出釋文下句出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其子帶爲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六月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出車

班固曰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爲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爲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爲宣王之詩與毛不同益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世家申公之學者乎

杕杜

檀車幝幝（韓作綫綫 車敝也）征夫不遠

韓詩 男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禮記正義 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 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說苑）

此篇下三章卽承上三章而詠嘆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集傳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是曲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

雖旨弗貴也

南陔白華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惟有三百五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雝雝（魯作噰噰）萬福攸同

魯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後漢輿服志）賈誼曰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鄭經解注引韓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據輶車鸞

鑣謂鸞鈴置於馬口之兩傍也鄭氏曰置鸞于鑣所以異于乘車是乘車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當依曾韓

湛露

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不醉無歸

韓傳愔愔和悅之貌釋文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而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詩當矣韓以愔愔

爲和悅而詳引古禮足以補所未備　文選注載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堂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湎與初學記所引小異

其實離離

韓詩離離長貌初學記○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菁莪

菁菁者莪韓作蓁蓁　蓁蓁盛貌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本傳引六月詩○按劉歆此議漢書附見於韋元成傳非六傳也范氏誤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索隱引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奏疏○按此疏見漢書陳湯傳原本失注

采芑

有瑲葱珩

韓詩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周禮鄭注引韓詩

車攻

東有甫韓作圃草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芟草以爲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又云甫草者甫田之草引鄭有甫田爲証以周之東巡所必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奕　韓詩薛君曰奕奕盛也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本傳

火盛於午金盛於酉庚卽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曰奉時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庚午

日取午爲陽以王者當之爲二陽要非經義

儦儦俟俟（韓作駓駓騃騃騃音俟）

韓詩薛君曰趨曰駓行曰騃（文選注）

且以酌醴　韓詩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鴻鴈

劬勞于野　百堵皆作

韓詩劬數也（釋文）　又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又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俱公羊傳注引內傳○按前三句見詩正義後五句見公羊傳注應分別注之）

庭燎

魯詩劉向曰宣王嘗臥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使其傅母進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淫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臥卒成中興之君列女傳

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蓋以詩在變雅美非全美也三家不分正變故有美無箴

沔水

讒言其興 韓詩薛君曰讒言每緣間而起也文選注

上言民之訛言如檿弧箕服之類故曰寧莫之懲此云讒言其興則詐僞之言緣間而起反以恭敬忠諫爲誹謗如左儒杜伯之死是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　韓詩九皐九折之澤也釋文

九折之澤至爲縈曲而聲聞於天以喻密室陳詞而天下咸聞其忠讜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鄭箋以九皐爲坎自外數至內爲九似韓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　韓詩空作穹薛君曰深谷也文選注

斯干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宮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顧絳

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嵩高烝民諸篇詞多夸而不實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知此意也

如矢斯棘（韓作朸 旅郎反）如鳥斯革（韓作翱）

韓詩朸隅也翱翅也（釋文）

乃生男子　室家君王　載衣之裼（韓作褅）

韓詩生男以爲世子所以爲世子者何言世世不絕也（文選注）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言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引內傳）齊人名小兒被爲褅（釋文）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褅者褓也

無羊

或寢或訛　韓詩訛作譌覺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七終

三家詩拾遺卷八

小雅

節南山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韋昭曰節南山平王時作

按四章瑣瑣姻婭則無膴仕豈江都所云無推讓之風耶若爭田之訟如下篇皇父徹我墻屋田卒汙萊大雅瞻卬所云人有土田汝覆奪之是也

節彼南山　憂心如惔韓作炎說文作天同　何用不監

韓詩節視也監領也釋文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

韓詩傭作庸易也 釋文 薛君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 文選注

以庸爲易言天之降凶必俟其惡稔而降不易降也

四牡項領 蹙蹙靡所騁

魯詩劉向曰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膚其行次且此之謂也 新序 韓詩薛君曰騁馳也 文選注

鄭氏以四牡爲人君所駕今但養大其領而不爲用喻大臣自恣不爲王用與劉說同非奔走勞敝之狀

正月

正月繁霜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魯詩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爲非甚衆大也俱劉向政事疏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視天夢夢

韓詩夢夢惡貌釋文　外傳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董仲舒曰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按春秋繁露脊作迹　此之謂也

以號爲名嫉邪思正其義亦長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爲害大矣幽王寵妾爲妻訛言以是爲非名之不正莫斯爲甚是可哀也

天天是椓 天天蔡邕作夭夭 椓作加韓作椓

張衡曰速速方轂天天亦加 夭通妖

十月之交

齊詩翼奉曰竊讀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梅福曰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 本傳○按原本歌作交依漢書改 孟康曰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

魯詩鄭氏曰此爲厲王之詩經師移易其次第耳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 詩譜

顏師古述魯詩作厲王詩知鄭所云亦本魯詩緯書之說 按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姫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伯罔主

異哉震。（按原本脫罔主二字依詩正義補）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上緯書皆指厲王夫國語明載幽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所謂山冢崒崩也是年三川竭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王基杜預以長歷推之斷其非厲王之詩甚明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魯訓厲王無道內嬖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

為不善也谷永傳顏師古述魯訓

韓詩內傳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漢書天文志○按漢志但云詩傳

按魯詩如鄭氏自此篇至小宛皆厲王詩而韓詩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艷妻煽方處魯作閻妻扇方處

魯詩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注閻妻嬖寵之族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皆以刺厲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按此條出漢書谷永傳原本失注

按谷永疏又有抑褒閻之亂語或魯詩別有可証歟艷

緯書又作剡

抑此皇父　不憖遺一老　韓傳抑意也意音憶憖閒也釋文

雨無正

劉安世曰少讀韓詩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大夫刺幽王也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集傳

淪胥以鋪韓作熏胥以痡又作薰魯齊詩皆作薰顏師古曰謂相薰蒸也

韓詩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太甚也後漢書注

小旻

謀猶回遹韓作泬

韓詩辟君曰回邪僻也文選注

潝潝訿訿韓潝作潝

韓傳不善之貌爾雅不供職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民雖靡膴韓作腜

韓傳靡腜猶無幾何釋文

王肅膴讀作幠大也言無大有人也意同韓

小宛

翰飛戾天（韓作厲戾）　（韓詩）厲附也（文選注）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

（韓傳）塡作疹苦也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釋文）

（小弁）

趙岐曰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孟子注）

孫疏謂伯奇當是宜臼然魯詩原作伯奇也

（魯詩）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維憂用老（論衡）　蔡邕曰伯奇既逐履霜以足（○按今琴操作淸朝履霜）採葶花以食其隣大夫閔之乃賦小弁（琴操○按今琴操無末二句）

按如琴操亦是賦小弁而非作也王充之說何以云

惄焉如擣○按原本此句誤作疢如疾首下句擣亦作疢今依釋文改正　韓傳擣作疛心疾也釋文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外傳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所不容也○按此條出說苑非外傳文

意以淵喻父母以萑葦自比也

巧言

僭始既涵　韓傳涵作減少也釋文

匪其止共韓作恭維王之卭

魯詩劉向曰此傷奸臣蔽主以爲亂者也說苑

韓外傳匪其止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韓傳〕作趯趯往來之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兎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 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易也 〔韓傳〕易作施善也 釋文

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魯詩〕世本暴辛公作塤蘇公作篪 譙周古史考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按詩正義引此二條不云是魯詩說

〔韓詩〕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 禮記正義許氏引傳

〔谷風〕 將恐將懼 〔韓傳〕將辭也 文選注○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傳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韓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佻佻公子佻韓作嬥　粲粲衣服粲韓作采

韓詩嬥嬥往來貌釋文　薛君曰采采盛貌文選注○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外傳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于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有其位無其事

四月

百卉具腓亂離瘼矣

韓詩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瘼散也文選注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大略篇

魯傳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

韓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詩曰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

小人始則曲意以奉君子一旦得志反逐君子千古一轍進人不可不慎也毛序以爲刺大夫將小人與三家同

鼓鐘

韓詩鄭氏曰昭王之時鼓鐘所爲作也鄭注中候握河紀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偉時以雅以南下有靺任朱離句見後漢陳禪傳

韓詩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〇按此四字原脫依後漢書注補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文選注

陳忠劾陳禪疏云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

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今按薛君之訓則韓亦有此句矣毛傳亦有韎任朱離之訓但無詩文　如薛君說則南當爲南夷之樂非二南也

楚茨

茲韓作馥芬孝祀　韓詩薛君曰馥香也文選注

信南山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韓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出入更守

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此當合何休班固參以左國觀之始明

甫田

倬彼甫田　韓傳倬作箌音卓卓也大也釋文○按釋文無大也二字

大田

秉畀炎火　有渰韓作弇　淒淒興雨韓作雲　祈祈

韓傳秉作卜報也釋文　外傳有弇淒淒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疾雨明矣

韓意以爲是太平之風雨則知詩非刺時矣下章以介

景福義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外傳〕人事脩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皆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化也 〔魯詩〕劉向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禕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於桴鼓之閒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勇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新序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賈誼曰胥相也祜大福也新書

匪儌匪傲　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漢書五行志注

鴛鴦

戢其左翼　摧之秣之

韓詩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摧莝也猶食也釋文

按禽鳥之宿皆捷其噣於翼後人多不省覽此注

頍弁

先集維霰　韓詩霰英也文選注

天將雪六花先散爲英毛以爲暴雪不如韓長

車舝

以慰我心　韓傳慰作慍恚也釋文

青蠅　袁孝政曰衛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按袁說見劉子注疑誤

構我二人　韓傳構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韓詩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也後漢書注

朱子以是詩與抑戒相似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然詩曰大侯既抗曰烝衎烈祖明是天子燕射擇賓祭祀之禮詩所謂賓乃武公之自謂蓋入爲卿士爲王之賓也韓亦未嘗指爲武公之賓

威儀反反韓作昄昄　韓傳昄昄善貌釋文

魚藻　有頒其首　韓傳頒衆貌釋文

魚之在藻衆首向上猶臣侍君飲莫不仰首向上視君也下章有莘其尾則燕畢而散矣

采菽

孔鮒曰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叢子 韋昭曰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 國語注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韓外傳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平平左右 韓傳作便便左右閑雅之貌 釋文○按原本雅作習依釋文改

紼纚維之 福祿膍之 韓傳纚筰也膍作肶厚也 釋文

筰大索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木戾竹爲大索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韓傳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 外傳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食宜饇韓作儀饇 雨雪瀌瀌韓作麃麃 見晛曰消韓作曣晛聿消

韓傳儀我也曣晛日出也釋文

魯詩劉向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封事

都人士 孔穎達曰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首章 按春秋襄十二年傳引此行歸于周一句服虔曰逸詩也蓋據三家詩言之也禮記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節全引首章則三家失之矣 緇衣引此乃美其君子而

思念之詞毛傳引之以爲傷今思古之意

黍苗　韋昭曰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盍云歸哉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焉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盍云歸哉

白華

英英（韓作泱泱）白雲　視我邁邁（韓作怖○按原本正文誤作念子懆懆今依釋文改正）

韓傳泱泱雲貌怖怖意不悅好也（釋文）

緜蠻　韓詩薛君曰緜蠻文貌（文選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董仲舒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三家詩拾遺卷八終

三家詩拾遺卷九

大雅

文王

齊詩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無若殷王受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本傳

按呂氏春秋引二句亦云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三家之說皆同毛序云受命作周未嘗言其帝制爲天子也自緯書有改正易朔之說康成據之以說經所以不免爲王肅之深譏也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魯詩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

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齊詩匡衡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貴至德之本也。按漢書貴作蓋

無遏爾躬

韓傳遏病也釋文

大明

昭事上帝聿古作允懷多福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俔天之妹　韓傳俔作磬譬也　釋文　說文譬喻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董仲舒曰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立功　○按春秋繁露立作致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按原本此句作知天道之常也依春秋繁露改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韓作亮　彼武王

魯詩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別錄

韓傳亮相也　釋文　按爾雅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亮是訓

緜

緜緜瓜瓞　自土　齊作杜　沮漆

韓傳瓞小瓜也 釋文

齊詩顔師古曰齊詩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漢書地理志注

周原膴膴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

韓傳膴膴美也度塡也 釋文

說文捄盛土於虆也陾陾築牆聲則度是塡土於牆之意毛訓度爲居非也薨薨人衆聲

臯門有伉 韓傳伉作閌盛貌 釋文

棫樸

賈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

左右日以善趨也　王厚齋曰此即選左右之說　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詞也其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詞者知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春秋繁露鄭箋大意略同葢魯詩說也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文為方伯興師伐崇宜行諸侯宜社之禮而詩云爾者受殷王之命而專征郊亦殷王命之郊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故以追王之禮稱王葢受王命行郊即受天命耳江都以文王王天下而自行帝制行郊非是但詩先言左右奉

璋後言六師及之是先郊後伐甚明也

左右奉璋　六師及之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言文王之伐崇也（春秋繁露）班固曰六師及之言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白虎通）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魯詩）言其質美也（說苑）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韋昭曰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豈弟矣（國語注）

國語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此釋詩意甚明韋昭之注不必盡出三家附而錄之見古義之可從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 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 文選注

薛君之意蓋以鳶魚喻干祿之君子以戾天躍淵喻其干祿之豈弟故曰喜樂而躍淵以興文王作人之雅化與中庸斷章引詩之意不同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韓詩薛君曰載設也 後漢書注

思齊

思媚周姜　太姒嗣徽音

魯詩劉向曰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太姜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內生十子也列女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魯詩劉向曰大學之教也說苑

皇矣　齊詩匡衡曰言天以文王之居爲都也漢書郊祀志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韓作殪

韓詩薛君曰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塡下也釋文○按原本誤注文選注今改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韓外傳太伯知太王賢昌欲季爲後也去之吳太王將死

謂季歷曰女往讓兩兄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

太王既死王季不顧宗社被喪服遠而之吳非理也羣臣既欲立季而伯復商之于仲似存係戀尤非理

維此王季（韓作文王與左傳同）貊其德音

韓傳貊作莫定也（釋文）　此章韓詩與左傳俱作文王王肅注亦同按上章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既指文王則此章亦指文王爲是卽毛傳克順克比亦全據左傳爲說是毛詩本作文王可見矣孔氏穎達曰經涉亂離故師有異讀耳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侵阮徂共　以遏徂莒

韓詩畔援武強也羨願也（釋文。按上句見釋文下句見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魯詩鄭氏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拒其義兵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

張融曰魯詩以阮徂共皆國名與毛不同

無矢我陵　韓詩薛君曰四平曰陵（文選注）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傚而象之也（新書）　董仲舒曰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春秋繁露）

按不識二句康衢之謠有之賈生之言似本古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齊詩伏湛曰（湛從匡衡受齊詩）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蔡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詩云崇固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天時而動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漢書）

崇墉仡仡　韓詩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

魯詩劉向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也（說苑）班固曰天子之所以有靈臺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賈誼曰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勿趨以疾新書

孔叢子云文王之興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成蓋不日成之非如集傳所云不終日而成也賈說正同

王在靈囿　王在靈沼

賈誼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人乎新書

韓詩薛君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注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韓傳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也言辟者

取辟有德之義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正義○按原注此下有公羊疏三字檢公羊疏無此文今刪去）湯時大旱（○按原本作又春旱今依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改正）使人禱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倡歟婦謁盛歟（公羊疏引內傳○按此條與辟雍無涉疑錯簡當在雲漢篇中）班固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按此三字有脫誤白虎通云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之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烝美也（釋文）

築城伊淢　王公伊濯　韓詩淢作洫深池濯美也釋文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魯詩燕安也翼敬也言文王貽其孫以善謀以安敬之道貽其子子謂武王也班彪傳注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悅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劉向曰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列女傳　鄭氏曰帝上帝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

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毛詩箋

按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亦遵鄭說宋惟蘇老泉與鄭異而已

附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 中候稷起曰蒼耀稷生感跡昌孕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簡娀吞之生孕封商苗興曰孕卵生稷迹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以棄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寘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　褚少孫曰后稷毋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有身則生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牛羊避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乃取長之堯知其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述詩傳

茀韓作拂厥豐草　韓詩薛君曰拂弗也釋文○按原本誤注文選注今改正

鳬鷖

鳬鷖在亹　韓詩薛君曰亹水流貌文選注

假樂

顯顯（中庸作憲）令德　保佑命之

鄭氏中庸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正義曰此齊魯韓詩）

板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魯詩劉向曰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說苑）

牖民孔易

韓外傳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故民之從命也速詩云

牖民孔易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外傳夫人性善非得聖帝明王扶攜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云云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卿

韓外傳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詩云云

毛傳背無人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義與韓同

天不湎爾以酒

韓傳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 釋文

抑

韓詩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 侯包傳韓詩學

事詳國語抑作懿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董仲舒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繁露

覺毛訓爲直鄭改爲大以禮記引此二句以有覺作有梏耳似江都義長韓詩外傳亦云貴名自揚天下

曰喪厥國　韓詩曰作聿辭也釋文○按釋文無辭也二字

桑柔

征以中垢　韓外傳征以中垢闇行也

雲漢

董仲舒曰宣王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春秋繁露

倬韓作對　彼雲漢

韓詩對彼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蘊隆蟲蟲韓作鬱隆烔烔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董仲舒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春秋繁露

韓詩鬱隆爲暑耗惡也釋文○按釋文無鬱隆爲暑句

我心憚暑　胡寧瘨我以旱　韓傳憚苦也瘨作疹重也釋文

崧高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韓詩鄭氏曰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禮記注

孔穎達曰鄭注禮記未見毛序故以申甫爲仲山甫按

鄭所主乃韓詩之說觀下所載外傳可見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外傳周德大壞廢于厲王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反正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天下翕然向風○按外傳天下作海內咏宣王之德詩云云

烝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外傳民之秉德所以則天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董仲舒曰德輶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

韓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于此

按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積微者積細以成全德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韓詩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漢書本傳

鄧展注韓詩以爲封于齊

按齊爲太公封國未見宣王時復封于齊毛傳亦同孔疏云不知所出

韓奕

有倬其道　幹不庭方

韓傳倬作晫明也（釋文）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文選注）

江漢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韓外傳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內傳肇長也（釋文）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韓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按原本誤作圭瓚依外傳改）

常武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班固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云禮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太祖白虎通

按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而鄭箋改之曰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之太師皇父是也蓋以南仲爲文王時人今所命者皇父是其後人也孫毓云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之廟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也箋義爲長按南仲太祖自當如鄭箋以南仲爲太祖者今之太師爲是但遺將如祭統所言未嘗不可在太祖之廟也亦不可

不知

鋪敦淮濆　韓傳鋪作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九終

三家詩拾遺卷十

三頌

清廟

齊詩劉向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其德。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齊詩韋元成曰淸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淸靜本傳

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淸廟一章也後漢祭祀志東平蒼王引傳　班固曰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漢郊祀志

禮記升歌淸廟示德也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是卽清廟詩序也四家皆無異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魯詩 尚書大傳曰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聲○按今大傳無此八字愀然若復見文王之身

孔安國曰穆爲敬之容 又曰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書傳 王褒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蔡邕曰助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後漢書注 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左傳注

維天之命 韓傳 維念也釋文

維清 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左傳注

以維清爲象舞四家皆同卽季札見舞象箾南籥之象成童所舞文王之樂若樂記所云下管象武明堂位象謂周頌武也則大武之詩武王之樂也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武匪可混而爲一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韓傳薛君曰靡好也文選注

天作

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岨矣韓作徂者岐行字屬下句三家同）

韓傳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文選注　薛君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薛君本傳

昊天有成命

賈誼曰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有大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新書）

按國語載叔向之言與新書略同其以二后爲文武以成王爲成王誦即三家亦無異義毛序以爲郊祀天地之詩其傳全引國語以二后指文武則成王即成王誦甚明乃鄭氏泥于頌詩作自元公無成康以後之詩遂以成此王功爲說于是賈逵○（按此二字原在國語下今詳文義移置此）韋昭據之以注國語孔穎達悋守鄭箋反謂古人（指叔向）因其節文比義取象理頗溢于鄭意不必盡與本同不亦重經師而厚誣古人哉夫成康上繼文武安得謂無頌

詩頌亦安見必出周公之手朱子詩序駁義之說當矣

夙夜基命宥密一作謐

賈誼曰謐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新書

此所言命正所謂意不必與本同者也禮記引此一句

曰無聲之樂也謂後天奉若而不違無聲臭之可聞也

其旨至微賈說姑存而勿論

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韓震作振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辭君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

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注

外傳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無

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

罰不過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左傳國語明以武王克商而作此詩與樂記武成皆合

而韓以爲美成王之詩以未見左國故耳外傳尚無乖

異

執競　韓詩執服也鄭箋引傳

按韓意謂能服彊者武王也天下無彊之不服是維武

王之烈也鄭既從毛訓執爲持又引韓說如此

思文　貽我來牟　韓詩薛君曰大麥也文選注

按廣雅麰小麥𪍿大麥經言來牟當兼二麥但韓詩來

牟本作嘉𪍿似止大麥也

噫嘻　播厥百穀【韓詩薛君曰穀類非一故云百也】文選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此無斁

【韓詩】薛氏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後漢書注射厭也後漢曹大家傳注

毛以雝爲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于西之義如以鷺與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矣姑存其說可耳

豐年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韓傳】陳穀曰秭釋文　薛君曰醴甜而不秭也文選注

按秭字承上萬億而及之當依毛傳作數解

潛 韓傳作涔魚池也 釋文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齊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歡于外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詩云云言羣臣皆以和來也 封事

○按漢書劉向傳羣臣作四方

武

耆定爾功 韓耆巳移文 韓詩鄭氏曰耆老也言年老乃定女之此功不汲汲于誅受也 箋異毛傳

閔予小子

嬛嬛 齊作煢 在疚 念茲 齊作我 皇祖陟降庭止

齊詩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又曰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 漢書本傳

顏師古曰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漢書注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

齊詩匡衡曰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漢書郊祀志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　自求辛螫 韓作赦　拚飛維鳥

韓傳懲苦也赦事也 釋文　薛君曰拚飛貌 文選注

載芟　其耕澤澤韓作釋釋　緜緜韓作民民　其麃

韓詩　釋釋盛貌文選注　傳曰民民衆貌釋文

絲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魯詩　劉向曰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

酌　董仲舒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春秋繁露

按毛傳周公居攝六年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盖祭廟奉天樂章古亦通用耳三家之說皆同

遵養時晦　韓外傳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左傳遵養時晦者昧也杜預謂武王遵天之道須晦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與鄭箋同韓言養之至于晦昧乃伐而取之亦是此意

桓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齊詩匡衡曰傳曰一正家而天下定矣 本傳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　於繹思

班固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嶞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白虎通

班說近于後世封禪之說當分別觀之　於繹思三字毛詩無之崔靈恩採三家本有此句

駉　有驒有駱　韓詩驒白馬黑髦也 釋文

泮水　屈此羣醜　狄彼東南 韓作鬄　憬彼淮夷 韓作獷

韓詩屈收也收歛得此衆聚　鬄除也獷覺悟之貌 俱釋文○

按末句出文選注應分別注之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稙稺菽麥

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稙長稼也稺幼稼也 釋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白牡騂剛　不震不騰

韓傳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亾 白虎通引傳○按原本末句作霸臣者亡今依白虎通改此魯與虜同

班固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公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白虎通

傳曰騰乘也 釋文

附 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 ○按下貴字春秋繁露作負

武帝使張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

得用純牲仲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使祭以白牡上不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臣以爲報德之禮　臣湯問天子祭天地○按春秋繁露無地字　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于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合于天道按○春秋繁露合作祭無于天道三字古文苑引作有祭于天道此作合者蓋范氏以意改之　成王令魯郊也　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犅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按江都以爲白牡尚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尚赤魯郊同于天子分白牡騂剛爲二義亦可通至以魯之郊爲成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出漢初

諸儒之手遂爲莽歆之藉口耳

新韓作寖○按後漢書注引薛君說仍作新廟與毛詩同廟惟蔡邕獨斷引作寖廟蔡固治魯詩非韓詩也范氏誤

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曹褒曰奚斯頌魯本傳　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所作新廟奕奕然盛也後漢書注○按原文云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與曹褒說正同范氏刪改大失本意

那

魯詩司馬遷曰襄公之時修行仁政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曹褒曰考父咏殷後漢本

按史記春秋世家列傳于左傳國語皆其藍本非諸家

不見二傳者可比獨解詩專用魯說不以左國是正豈史家不貴研經邪

韓詩那美襄公也裴駰史記集解引薛君章句

玄鳥

魯詩司馬遷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劉向曰簡狄與姊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啣卵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按此條出列女傳原本失注）　鄭氏曰降下也天使鳦下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　又褚少孫曰湯之先爲契契母與姊浴于元邱水有燕啣卵

墮之契毋含之誤吞之即生契立爲司徒姓之曰子子者兹兹益大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史記三代世表）

褚先生述詩傳

按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以後有之緯書中候契握曰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解經遂成千古疑義愚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原簡狄同爲帝妃履迹吞卵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于嚳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已詳生民詩中

奄有九有（韓作域）大糦是承

韓詩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傳曰大糦大祭也（釋文）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魯詩鄭氏曰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之國亦始廣大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曰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　韓傳撥作發明也（釋文）

聖敬日躋

韓詩薛君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文選注）敬之曰躋上聞于天故能齊帝命而不違其義精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古作畷郵）

鄭氏曰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義爲下國諸侯在

曖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也禮記注正義此引齊魯韓詩也

爲下國駿厖 齊詩厖作駹馬也董氏詩故○按原本誤作漢書注今改正

苞有三蘖 韓詩蘖絕也釋文言壞不復生萌芽絕之弗使其生

殷武

許氏異義曰○按原本許誤作鄭今改正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

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按此條與殷武無涉疑錯簡當在烈祖詩中

撻彼殷武 韓傳撻達也釋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韓序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引韓詩序

勿予禍適 韓詩適數也釋文

商邑（韓作京師）翼翼四方之極（韓作是則）

韓傳翼翼盛也（後漢書注）　齊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而懷鬼方也（○按此條出漢書匡衡傳原本失注）　師古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按齊詩之意言因商邑之禮俗追原成湯之遺烈知高宗之伐鬼方而四方莫不來享來王者皆祖宗締造之遺烈也非以是詩爲成湯之詩

旅楹有閑　韓詩薛君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卷十終

三家詩拾遺跋

此書本王氏詩攷而補其未備閒以己意疏通證明具有條理惜傳寫多誤又脫注書名數十條今爲一一補正三家中惟韓詩最後亡故此書所錄韓義爲多齊魯兩家存者寥寥中如劉向世習魯詩卽以其說屬之魯匡衡嘗學齊詩卽以其說屬之齊非有明文可據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此與上文鄭詩陳詩句法正同乃十五國風之齊非三家之齊也而顏師古注遽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又謂緜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齊詩魏代已亡不知顏氏何從得之董逌詩故又出顏氏後乃引齊詩四國是匡爲下國駿駹豈鄉壁虛造乎抑從他書展轉援引而得之乎

又怪漢石經用魯詩出蔡邕手而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盡與毛同或謂此魯說之同於毛者然三家般詩有於繹思句見陸氏釋文而獨斷仍作七句又臣工本十五句而云十句有客本十二句而云十三句不知何以齟齬不合范氏所採未及獨斷故附著其說于後錢熙祚謹識